

太平興國二年

衆思廣振滄海以資其

又於科場中

望拔十得五之具矣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一諸國尽收其圖
籍惟蜀江南多 得蜀書一萬江南書一萬餘卷人下詔開獻
書之路於是天下書復集三館篇帙稍備自梁氏都汴正明中
始以今古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為三館湫隘總蔽風雨周
庖檄道出於其則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撰
即移于他所始能成之 上初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
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也即詔有司度左升龍
門東北舊章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
之制皆親規畫自經始至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

二月丙辰朔詔賜名為崇文院西序啟便門以備臨

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南廊為集賢書西廊有
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
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國初以
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上
即位但以宣祖 太祖更配于是合祭天地始奉 太祖升侑
焉 六年三月 詔中外文武百官等自今或知民間利病及
時政得失上書直言無有所隱 冬十月癸酉群臣奉表如上
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凡三上乃許之

十一月甲辰改政武德司為城隍司上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

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傳送闕下因奏曰陛下

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切為陛下不取 上大

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怒解嘉嗣宗直節令迁其官 庚

戌上親享太廟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冊尊

號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

不赦事 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其存彛制

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 劉備區：一方無足師

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口 七年四月以樞密直學士竇稱

中書舍人郭贄並叅知政事五月上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

帝王多自尊大深嚴疑誰敢犯顏言事不降情接納及

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服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賞罰
外無間上求其理下竭其誠馴致太平不為難事 上又問
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
古全王愛民之心止于此矣六月 刑正之或薦王薄成都
王著有 充翰林侍讀 冬十月上兵者不祥之器聖規戒每
退 正道以齊 矣更俟五七年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 甚
是月改諱武殿為崇政殿 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
問以 度使岩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尔朕每見 間有端
雅為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為擇良日欲
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 上又謂宰相曰唐置採
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民間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
官卑則威行不行又所過州縣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虛
有其名耳曷若謹選群才各分任使有功有過但國家選才最
為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
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為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如得
一伯樂得一利劍不如得一歐冶此言殊有理朕欲 訪問止
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佐太平
之理然於 採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賢謂觀
過各於黨不可不謹也上然之 七月叅政郭贄坐事黜之荆
南中書惟趙普宋琪等普恩礼稍替將復命相廷臣有

宿舊上以琪先入唐辰琪刑：部尚書昉守本官叅政

詔軍國政要委李昉撰錄官制門九月乙丑上謂宰相曰朕視

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令兩稅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体朝旨自求課取恣行捶撻督令辦集此一事犹傷和氣宜下詔申儆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縣屬有以催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又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遛州縣慮賦稅違期日行鞭笞民亦俟檢覆改鍾若此稽緩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

十月上又謂宰相曰近日内外政事漸成條貫遠近官吏無不畏謹朕思之不覓自喜日行好事利益於人便是修行之道假

如飯一僧誦一經不知何功德朕夙夜孜孜固不為己每焚香惟願民庶安輯不近理之事斷不為也大凡為君為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莊宗夾河相持千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定使恣溺惑不及三年果致傾覆若此可為鑒戒宋琪曰陛下勤儉于己厲精政務以百姓心為心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是月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為武勝節度使兼侍中十一月壬子以叅政宋琪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上謂曰世之治乱在賞罰當其功罪無不治琪曰賞罰二柄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也昉初疑多遜屢諸昉人或告昉上語及夕

昉 直一錢昉始 普 下 朕布素時 碑之臥治因詩

對曰普昨至中書執御 上蒼庶來世得効犬馬之力臣既

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盡善矣 壬申 穆呂蒙正李至並

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樞密 士張齊賢王沔並為右諫議

大夫同簽事樞密事 上謂之曰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

制之臣十餘皆文李通用操履方潔穆居京府尤好嚴肅故茲

獎推公也 上又曰朕覽前書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

要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隱言必可用朕屬精求治卿等為朕

股肱耳目設有闕政宜悉心言之斷在必行采訪外事條白於

朕雖浮泛之說亦以聞也 凡人在下位見當世之務不合理者

則快：于心得列高位得以獻可替否盡展素所蘊蓄矣或所

言不中程度亦當共議而吏之俾叶于道朕每行之事偶有未

當久之尋繹唯自咎責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宋

琪曰前代群君上章論事或比之觸龍鱗今陛下喻臣等以事

無長短並許敷奏彼思賢若渴從諫如流者要未能比方 聖

德也敢不竭誠上副明詔

雍熙元年三月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上因謂宰

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 乙丑召

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 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无事

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

是日奏事退 上謂之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唯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無有所隱朕當裁酌從長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宋琪曰陛下英明臨照無所不周而尤虛懷聽納所根愚短不能上副聖心 五月丁亥幸城南觀麥還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則乃忘其艱難恣為逸豫不恤士衆忘生猜已覆亡之速皆自貽也在人上者當以為戒 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灾 丁亥詔求直言其略曰既延史于正殿蓋示譴于眇躬豈非刑賞有愆措置乖當或近習屏蔽致物情雍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於此足澤政經中外群臣各期无隱因謂宰相曰朕訪求謹

直以規已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苟能切中時病朕豈惜夏禹之拜乎且為君之道要在廣聞外事分別善惡朕御天下兢業行將十年每念封疆萬里身居九重人情尽能未達若全不采聽則官吏可否生民利病何從而知古者凝旒黈纆于今世則未几理國之理宋琪曰 所以高視廣聽導達物情陛下 伸理之官吏惰慢者 不倦遂致和 或知民壅塞故 辟狂悖上不之罪 帝王多以尊極自居 每無卿等款曲商推時事盖欲 卿等直道而行杜絕請託勿以衆口 上謂宰相曰聞臺中鞠獄御史多不躬親委 民不冤法不濫豈可得也乃詔御史鞠獄必須躬親 得專任胥吏 八

月癸巳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 上覽之皆常事也且辭多
狂妄上弗如責 九月上謂宰相曰今歲西成四方大稔人民
亦無疾疫皆上天垂佑所致當與卿等力行教事以答天意

癸巳嵐州獻牝獸一角似鹿以為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
上曰珍竒獸奚益于事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為上瑞也

二年秋七月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姓為本百世以食為命
故知儲蓄為急務昨江南災旱甚急遣使賑貸粟无流亡盜賊
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 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
專切督察知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勿使毀敗其有計度支
用外設法變易或出粟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

損官粟者雖去官犹論如律 九月己亥坊州獻一角獸上且
謂宰相曰時和年豐兆民安泰斯為上瑞鳥獸草木夫何足云
十二月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
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用誰無
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
取未常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 三年七月左諫議大夫簽
書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頗忤 上意于是上問近臣以禦戎
計策齊賢因請自出守邊 戊子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都
部潘美同領法邊兵馬 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賜宰相李昉
等因謂曰朕退朝未常虛度光陰讀書外常留意于真草近文

李飛白此雖非帝王事業不猶愈于声色畋游乎昉等頓首謝

左拾遺真定王化基常樂范滂有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五畧書奏上嘉納其言有意大用謂宰相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又曰李沆宋湜皆嘉士即令中書并化基召試庚子并除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沆湜時皆為著作即直史館上素貧人息錢別賜三十萬償之任每命一詞臣必諮訪求才實器識然後授之嘗謂左右曰聞人言朝廷命容易哉

端拱元年正月丙子上作東郊籍田曰國之上端惟豐年尔自累歲豐稔人無疾疫雖切而德化未治天貺若是能無惧乎

二月先是翟馬周者擊登聞鼓訟李昉身任元宰屬北戎入寇不憂邊思職但賦詩飲酒並置女樂等事上于是召翰林賈黃中草制授昉右僕射罷政黃中言僕射師長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拜乃殊迂非黜責之義也若以文昌務簡均逸為辟庶幾得休庚子昉罷為右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趙普為太保兼侍中給事中叅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譽賢能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故稱不

可上嘉其無隱故與普舊德為之表率也蒙正晚輩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為襄王元份為趙天益王元傑為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 上手詔戒元僖等曰汝等長自深宮天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厲精聽卑納諫每著一衣則憫蚕婦餐一食則念耕夫至于聽斷之間勿先咨其喜怒朕每親決庶政豈敢憚于焦勞禮接群臣無非求于啓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已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以不察也 樞密副使王沔為戶部侍郎叅政：事御史中丞張宏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 上謂宰

相曰累年以來百物豐阜自京師達于四方並無史沴五谷順成若非上穹降福何以及此今郡縣至廣生齒甚衆每聞一方小有凶歉即命賑給雖不能遍亦表朕勤恤之意也趙普對曰文王葬枯骨天下稱仁夫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若帝王用心行道上合天意民自悅服臣等每聞陛下發言必思為蒼生建長久利寧憂和氣不降也 己酉以屯田郎外郎楊厲為庫部員外郎充襄王府記室叅軍礪鄆人周廣順時初遊澶州持所為文謁世宗常獨處僧舍囊一人衣冠甚右目礪曰汝能從我遊乎礪即 住頃之觀宮衛嚴邃若非人間見大殿上真人者衣冠秉圭南向摠三千餘衆礪升 案置籍錄人姓名礪

見以名冠首 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 之天尊咲曰
此去四 寤而忘之 斫 受命謁 知 里又請對 全卿勿
以為慮 官考課仍奉朝請特賜 精求理欲文謹論以致太
平患 上 三月甲子下詔申警之曰四聰百職交脩用熙于
庶政而有位之士頗尚於宴 之任率多于拱默期格于道不
亦難乎應兩省諫官等職在規箴任司獻替至于政教之堙鬱
典章之闕漏國蠹民瘼悉當上言無有所隱其後上封事者頗
衆 上謂李惟清曰朕讀漢書賈誼傳夜分不倦誼當漢文帝
天下平治指論時事尤為剴切至云長太息堪痛哭者蓋欲感
動人主不避觸鱗真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
惟清曰陛下登位以來親選貢事所謂後彥盈廷者矣若言事
中理少賜獎拔苟不閑忌諱亦望含容即賈誼之流復出 上
曰朕聰明雖不逮漢文然每上章言事未嘗不再三省覽求其
理道或益國便民即付宰相行之識淺事乖寢而不採未嘗加
罪蓋欲開言路廣視聽若有言大事知大体者朕常擢以不次
之位也御史中丞常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不早訴于上曰臣
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鞠願賜覽宥 上曰此朝廷議制孰敢
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謫汝為開封尹可不奉法耶論罰
如式 十月癸未上謂侍臣曰朕每念古人離荒之戒自今除
有司順時行礼之外不干近甸遊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庶表

好生之意遂詔天下勿復以鷹犬來獻 十二月上嘗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五代承唐季喪亂之後權在方鎮征伐不由朝廷怙勢內侮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茲弊暨朕纂位亦徐圖其事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綱紀以致太平 上又曰至公之道無黨無偏有國者能行之太平固不難致趙普曰天發生于春夏肅殺于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長久王者所宜法也 二年正月癸巳詔文武臣僚各陳備邊禦戎之策右正言直史館江南溫仲舒章獨先上 上悅乙未賜仲舒金紫 初左正言直史館下邳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上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為

開封府尹推官上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耶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 上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秋七月己卯拜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準嘗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後未常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无者先是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上閱臣曰其才則見矣其行孰優哉以越 工員外郎畢士安對上曰正合 誥 先是宰相趙普奏疏言 參切疑大限非遙深恩 山河至廣郡縣尤多 息防微慮惠必資 此時机務須藉 焦勞之慮千官先翊 同僚共事非無謹畏礼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宜 臣切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 公私識者盡為當才在朝歲月未

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向來微有傳聞 當凡言大事須
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 奸邪正直久遠方知齊賢
素蘊机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堪副
齊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此疏特乞留中所貴全係君
恩无貽衆復以劄子言齊德義素為鄉里所推而又深知福業
謹擇交遊中外卿士舉無出其右者伏念臣全族叨榮半身入
上未諧答報常恐參差慙無致主之能但有薦賢之志觀茲方
正方敢舉明若朝廷委任忠良則社稷增添柱石朝行久死是
所甘心亦聊遂微臣報德酬恩萬分之一也 甲申以齊賢為
刑部侍郎樞密副使甲子上謂宰相曰自古未常不欲進君子

退小人然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呂蒙曰此係時運盛衰國家興
隆則君子道長其晦迹丘園蓋畏小人用事耳有國家者尤宜
早辨上深然之 九月上以歲旱減膳徧走群望皆弗應是夕
手詔賜宰相趙普等曰萬方有罪在朕躬自星文變見以來
久愆雨雪朕為人父母心不遑寧直以身為犧牲焚于烈火亦
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
安民庶祈眷祐時普被疾請告即以授呂蒙正等于是蒙正等
詣長春殿謝曰陛下臨御以表躬親乃機勤恤民隱未常有纖
微之失蓋臣等調燮無狀致此愆尤漢制水漢策免三公臣等
實任其責願上印綬避賢者路上慰勉之 十二月庚申詔自

自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 辛酉呂蒙正等奏曰陛下功德茂盛但可增益尊名今忽省去群情無不震駭上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朕比欲止稱王屬以諸子封王為不便耳 甲子趙普率百官上表請覆尊號不許戊辰又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二字許之

淳化元年正月太保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問賜予加等普遂稱病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戊子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冬十月乙 賜知白州蔣元振絹米振江東人清苦厉節親屬多貧不能贍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

於潭州 又賜知鄆州項城縣姚益恭絹粟益恭 官以清幹

聞召赴闕老幼遮道不 恭逮夜開城門遁去其在項城 數

十人三遮轉運使乞留 益恭未代採訪使言 書監李至進

新校 人君當淡泊 為朕年長宅无 之不善者改之斯可

歲旱蝗手詔呂蒙正等 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 上

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谷天 匿詔書翌日而雨蝗尽死

四月辛巳 齊賢給事中陳恕並參知政事宣徽北院使簽書

院事張遜為樞密副使樞密直學士溫仲舒並為樞密副使

初王沔怙恩招權齊賢陳恕並與之人二人在中言沔不安慮

百官以中書舊事告齊賢己丑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請自今群

官詣宰相樞密並於都堂請見不得於本廳揖延賓客以防請託汚喜即白上施行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右正言直史館謝泌上言以為如此則是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設若社公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寅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他徑乎此非皆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識量容淺昧于大体妄率胸臆以蔽聰明狂操之言不可行用上覽奏嘉歎即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五月左正言謝泌數上章奏論時政得失上嘉其忠蓋丙辰擢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上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末有孟昭苗者

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 七

月己亥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致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違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无致厚歛于下豈非四方刑獄有寬濫郡縣吏不稱職朝廷政治有所闕乎因遣常叅官十人分詣諸路決按刑獄是夕雨庚戌宰相率稱賀 上曰朕孜孜求理視民如傷內省於心无所負矣而久愆時雨蓋陰陽之數非朕所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計臣聚歛措克牧守不能宣布詔條公卿莫肯修奉職業耳李昉齊賢及賈黃中李沆慙懼拜伏退上表待罪上曰朕之中心苟有所懷即欲與卿等言之既言之即無事矣然中書庶務卿

等尤宜尽心也昉等復上表稱謝 六月甲申有蝗自西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上謂宰相曰朕素不識此而過其勢甚盛必恐害其田稼朕詣所集處視之卿等何策可去 頓雨則不能飛為災與否 庶故當感通天地臣等 蝗尽殪一時京師 城臣門置場平以參官 九月壬辰詔以 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 和歲豐萬姓阜康朕之頌 上表終不許 己未上幸秘閣 官飲既罷又命皇城使王繼恩召 殿前都指揮使戴與等宴飲從觀群書上意 知文儒之盛也 十月戊寅詔諸道知州通判釐 朝官令錄判司簿尉等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 居官廉恪蒞事明敏聞訟哀息倉廩餘羨寇盜剪滅音內肅清詔令本道轉運使以名聞並驛赴闕親問其狀各家旌賞云 二年八月上因謂近臣曰國家若无外憂必有内患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丁丑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沔給事中參知政事陳恕並罷守本官初給事樊知古出任轉運使甚得時譽及為戶部頗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雅與恕親善上每念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欵令知古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遂自解上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曰陳恕告臣上怒泄漏禁中語疾知古輕脫皆罷之上嘗謂近臣曰景有人言儲貳事朕觀前代治亂豈不在心蓋諸子幼冲未有成人之性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臺隸輩朕亦自擇揀不令奸險巧

佞在其左右讀書聽書咸有課程待其成長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 己亥命左僕射李昉參知政事張齊賢並平章事翰林李士賈黃中李沆並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沆初判吏部銓因侍曲宴上曰李沆風度端凝貴人也未幾遂與黃中俱蒙大用 上嘗召見黃中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所謂孟母矣作詩賜之班賜甚厚庚子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為御史中丞 十月左諫議大夫韓丕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官上其加之 己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翰林

李士 三年正月戊午詔諸道轉運使自今釐革務平議獄訟

漕轉金穀成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于民者所在州府軍監每歲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 上謂宰相曰天下

至廣賴群才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擢此等但能自儉美替而歸則馴致亨衢未易測也時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賜何等令為坐右規誡初內殿策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用崇勉勵暨孫何則詩箴並賜論榮之 十一月許王元僖薨按禮諸祀不廢尚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年辛卯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宣祖天下 二月上以江淮兩浙頗恐攘奪抵冒禁法乙卯 考功負外郎直秘閣 處宣達朝旨詢求物 使得上聞案決庶獄 宜官吏有罷軟不 未便亦

許條奏朝 用悉出于三司故費 以愛民惜費為本 多

闕食請格殘稅 惜若實惠及民雖每年 削貧民安得良吏

為朕規制使 意乎 三月辛亥詔諸道知州通判限一月具

平稅賦招集流亡惠恤孤窮窒塞奸倖及民間未便等事共

為一狀附疾置以聞它有所見聽別上疏論例委中書舍人詳定

可否若可悉取當議旌酬苟務司循必申懲責 則月壬寅

上謂宰相李昉等曰朕致之聽政所望日致和平而在位之始

未進用時皆以管樂自許既得位乃競為循黜曾不為朕言事

朕日夕焦勞略无寧日主之道當如是耶昉等惶惧拜代上曰

事有未至與卿等言之亦上下无隱尔 六月壬申知樞密院

事張遜同知院事寇準並罷二人不叶上怒故貶遜而罷準以

涪州觀察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劉

昌言為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呂

端守本官參知政事昌言驟膺大用不為時望所歸或短之于

上前且言其詞語難曉上曰唯朕能曉之 秋七月先是上急

召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擢工部郎中一日御筆飛白書敏

中及虞部郎中郵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

用之左右因稱其才已酉並命為樞密直學士 八月丙辰朔

上草書宋王太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因擬作大言賦

以獻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器屬小黃

門宣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上曰卿所院得非歌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遊所作即取至便坐上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謹終如始固萬世甚業則天下幸甚九月是秋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壁壘庖舍多為之壞物價踴貴近甸秋稼多敗流移甚衆陳穎宋亳間盜賊群起商旅不行上以陰陽愆伏罪由公輔切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惶惧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覓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冬十月辛未右僕射平章

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溫仲舒並罷守本官先是上召翰林李士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平章事洎上疏曰昉因循保位近霖霖百餘日陛下焦勞惕厲憂形于色昉居位任在燮調陰陽乖戾如此而昉晏然退之意矧中臺僕射之重百重不侔因而授之易

簡外十在翰林八年特召見李流後入在錫賚典叅政寺丞意欲望而易簡以親老承于進因用召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遜長則教以書上頷左右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上頷準厚既行念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籥當以為

樂也累數日輒復問左右如初其後有以揣帝且復召準用者
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痛飲未知亦念陛下否
上嘿然 翰林李張洎知吏部選事常飲對選人上顧之謂近
臣曰張洎富有詞藻至今尚苦心讀書江東士人中首出也然
縉紳當以德行為先苟空持文學亦無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
不取王楊盧駱政為無德行耳德行為先誠如聖諭京畿民年
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豕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
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
下可以無怨民矣 閏十月丙午上清淨致治黃老之深旨也
夫萬物自有為以至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於汲黯臥

治淮楊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若老之道也 宰相呂蒙

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
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淨之治以鎮之 十二
月南至御朝元殿受朝上致：為治謂左右曰寸陰何惜苟終
日為善亦無幾耳可不勉乎 上曰朕每議興兵皆不得已古
所謂王師如時雨蓋其義也今亭障無事但當修德以懷遠此
則清淨致治之道也蒙正曰古者以簡易治國者亨非長久陛
下崇尚清淨實宗社无疆之休也 丁卯宴近臣于長春殿以
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勞之也詔翰林李士錢若水樞密直學
士張詠並赴宴舊制每命將帥出征勞還宴于便殿當直翰林

李士文明樞密直李士皆預坐開室中梁迥為閣門使白太祖
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遂罷之至是始復從參知政事蘇
易簡之請也 五年正月上語蒙正曰夫否極則泰物之常理
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罹掠奪
下刑火光上則慧星觀者恐慄當時謂无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
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治亂在人上欲
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 上不許它
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 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 執耶必
為我易之蒙正 困固稱其人 以害國 徐 用 嘉其有

善好直詠王嘗

觀之衆皆褒嘆其

但見血山安得假山

王驚 州縣督稅上下相急剝里胥臨門 鞭笞血流滿身愁

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 血山而何上亦為假山未幾有以
坦言告于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急毀之王每有過失坦
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
朝上日使醫視之逾月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
損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
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為
善耳令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
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尔輩為之謀尔因命梓至後園
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小所嫉大為不易卿

但能如此无患諛言朕必不聽 上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
但去其甚斯可矣近來網運之上舟入水工有少販鬻但不妨
公一切不問却得官物至京无侵損耳吕蒙正對曰水至清則
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君子豈不知蓋以大度容之則
庶事俱濟昔曹參以獄市為寄正恐姦人无所容也陛下知此
宣諭深合黃老之道 五月上語近臣曰朕雖德媿前王然于
政事靡敢怠惰天下事急若奔駟日日聽斷尚恐有照燭不至
者而况唐末帝主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常得知每一思之誠
可謀諠吕蒙正曰中書樞密院自來難處之地唐世帝王專委
臣下致多闕失兼家族罕有保全今陛下躬決萬机臣下上于
奉行聖旨臣常欲與同列等言寔之榮幸因再拜三呼萬歲又
曰唐末帝王成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被中人在側何曾若
臣言得一事趙昌言當時日開延英苟踰數刻史臣書之以為
美談今天下苟非 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敢肅清斯所
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 上又謂近臣曰朕每日後殿自選
循吏候選及三二百人天下郡縣何愁不治
與諸州副使分司兩京或且給俸祿不与差
消國家之食祿也以戶部員外郎魏廷式自陝西至益州同勾
當轉運事廷式後當入朝奏事上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
三千七里外乘驛而至以机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為宰相而來

也即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八月以劍南招 招宣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 賊功中書建議欽以為宣徽使上 矣不欲宦官干預政事宣 它官宰相懇言繼恩 相等因命翰林李士 立左昭 薦 亂後元侃為開封 尹 元年八月日上謂 不擾之耳得人心莫若 以清靜推是而行則虎兕亦當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信哉斯言也 尔宜誠之 乙 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常諭之以同德者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 冬十月丙戌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為左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砺諮議司封員外郎夏侯嶠並為推官徽之等入謝上召升殿賜坐諭以輔道之旨 十一月張洎性險詖尤善事宦官常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為季士使內侍裴愈為副使上覽奏謂曰此唐敝政朕安可踵其覆轍卿言通矣洎漸而退然以文采清麗巧于逢迎上卒喜之 丁卯大雨 近臣稱賀上因言多士滿朝朕試令索班簿閱之周行之人魚貫櫛比不勝其衆比于其中求一村中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雖多亦奚以為 朕常謂求賢之道莫若責本主遂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率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令

獨奉一二人是天下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糧地有餘利臣等每于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墾田之制建用水之法討論典籍備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穎暨蔡宿毫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俱在望選稽古通今之士分為諸州長史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上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傳往諸州按視經度其事 詔以官倉放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為種有司言請量留以供國上曰時雨既降土膏初起民為種則不能盡地利但竭廩以給之至秋有百倍之獲國馬食以芻菁可矣

夏四月己未吏部尚書平章政事呂蒙正罷為右僕射參知政事呂端為戶部侍郎平章事上謂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耳又謂端曰廟堂之上同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耳卿宜勉之先是上作釣魚詩斷章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湏問鈎魚人意以屬端也後數日遂罷蒙正而 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遇上帝 持重識大体以清淨簡易為務 端罕所建明一日出內手 端詳酌乃得聞奏端謹 為禮部侍郎翰林學士 月翰林學士 尺補濡徒步未謁 虧價者上曰 已卯詔重造州縣二 為皇太子改 為父後見任官賜勳一轉詔皇 天祐以來

中國多故不遑立儲二 上始奉而行中外胥悅初參知政事
寇準 入見 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唯陛下
所以付天下之望者上遂以元侃為開封尹至是立為太子京
師之人見太子喜曰真社稷之主也上文之趨宮中語后嬪九
宮皆前賀 寇準常奏事切直上怒而起準攀上衣請復坐事
決乃退上喜歎曰此真宰相也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
宗之得魏徵也 癸巳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流兼並
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付之禮太子必見拜動皆諮詢至等上
表懇讓不許至謝入謝上謂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
鍾愛今丘為儲二以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尽心
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或 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
從也至於禮與讀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
朕多訓耳至等頓首拜

十二月上以時和年豐寇剪滅願謂宰相曰國家自近歲災鍾
茲艱運水旱作軫連年不稔河西蜀川相繼判亂飛芻輓粟千
里騷然朕為其父母中心憂念無須臾之安由是內修政經外
勤戎畧以至有司常職米鹽細事並躬親裁斷普天之下九穀
咸登塞北江南經粟流衍朕豈望終經災歉之後便覩茲開泰
深自慶慰也呂端等相率稱賀 丙申上顧侍臣曰自晉漢以
來紀綱大壞朕承喪亂之後居臨大室即位之始覽前王令典

觀五代弊政以其習倍既久乃草故鼎新別作朝廷法度于時
遠近滕口減以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奮德者年亦不能無異
朕執心堅固靡與動搖晝夜孜孜勤行不怠于今二十載矣卿
等以朕今日為始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于寰宇晏清法
令明著四著遵朝化百司絕姦幸固亦姦慚于前代矣二年
春正月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二月李昉卒謚文
正閏七月上謂宰相曰夫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君子畏謹務在
不欺闇室執持名節造次靡渝小人則不然外剛雖談忠信
而履行頗辟所以真偽敗其在官黜于貨賄罔畏刑辟節

州政以賄成士俗多以羅帛州民謂之羅端公即可為給

事中先是重其準怒以中書劄怒曰上日閱萬機寧

察疏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準力爭不已又論曲直于

上前上州極初責知端州言事不已上欲召還準徙知朗

州道改通判廣州準既罷極以母喪請內徙命知洲九

右僕射宋琪卒礼部侍郎蘇易簡惟嗜酒初入翰林告謝曰

飲已半酣其後沉湎不已上嘗因接見誠約深切易簡垂淚再

拜翌日復具表稱謝上親批荅以申獎勵又草書戒酒二

詩賜易簡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或休假在第賓客候

之則已醉矣十二月己巳易簡卒上曰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

也三年正月丙子以戶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並

參知政事上不豫化基因入對備言願生服餌之要翌日上詔
左右曰化基愛君無隱至於修養之道亦為政言之 二月辛
丑上不豫始決事于便殿三月壬辰不視朝癸巳崩于萬歲殿
溫仲舒宣遺制真宗即位于柩前

太宗經制契丹

上自即位与契丹繼好

太平興國四年二月親征太原次邢州契丹遣使遣使奉書問
起居已而數萬騎入寇以授太原至石嶺關南郭進大破
之太原平上將遂伐契丹諸將皆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
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
上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六月庚申車駕北往發
鎮州丙寅次金臺頓契丹據有之地也募其民為鄉導遣浚
儀孔守正等先趨岐溝關丁卯上躬擐甲胄率兵次岐溝關
易州刺史劉禹以州降 東易州即岐溝關 東西班指揮使傅潛孔守正

先至涿州擊虜破之生擒五百餘人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原德以城降己巳次鹽溝民損有得契丹之馬來獻庚午至幽州城南駐蹕宝光寺契丹萬餘衆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知幽州行府事癸未辛城西隅督諸將攻城桂州觀察使曹翰與洮州觀察使米信率兵屯東南隅以備非常軍士掘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虜救將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師乎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輸轉四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車駕夕發命諸將整師徐還己酉次涿州丙戌次金臺驛內供奉官嚴承翰將衛兵千餘人止之翰請車騎往往至則諭以方略衆遂定反命不戮一人上甚嘉之庚寅命崔翰孟玄喆等留屯定州李漢瓊屯鎮州崔彥遠等屯閔南得以便宜從事九月癸巳契丹大入寇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浚儀劉延翰帥衆禦之先陣于除河崔進潛師出黑芦堤北緣長城口銜放攝虜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大軍右龍武將軍趙延進乘高望之等方按苗佈陣相去百步謂翰等曰主上委吾若此而吾師星布合而擊之可以等曰萬一不捷則其責翰等猶以擅改降曰兵貴造變何以預料之翰等意始決于是分為

二 戰大破之虜衆崩潰悉走西山投 計追奔至遂城斬首
萬餘級獲馬千餘匹 人俘老幼三萬口及兵器軍帳羊畜
甚衆 午提聞手詔褒之

五年冬十一月癸丑閏南言破契丹萬餘衆斬首三千餘級即
以河南節度使崔彥進為閏南兵馬都部署十二月丁丑上
因契丹遁去遂欲進攻幽州欽祚為都監威塞節度使曹翰
充幽州東路行營據寨兵馬都部署登州防禦使趙延溥為
都監復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事之可否昉上奏
曰北虜微妖自古為寇乘秋犯寨往々有之一旦輒率羶腥
來擾疆場陛下櫛風沐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攘民患蠶

茲醜類畏威而逃因而剪之易於拉朽况幽薊之壤久陷匪
人慕化之心倒懸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衆弔一方俟后
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朔之
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踐尤極蕭然維荐過於豐穰恐不堪其
調發屬茲寒列益復罷勞况今虜寇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巡
塞下震耀威容固足惧彼殘妖亦恐勞於大駕伏望甲戒羽
衛旅旆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積軍儲習武
經繕修攻具竝府藏之充溢洎閭里之富足暮歲之間用帥
未晚上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上既還於京師議者皆言宜
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畧云捧卒莫如擇將

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寔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為寇哉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而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受偽命其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全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目耳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薊切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則屈膝在術內尔

六年春正月丁卯三交

絕虜之所保多由

使安慶以其

族

軼邊民以安和

王詔書令發兵以應

七年冬十二月契丹主明 三人曰隆緒隆裕隆慶隆緒

尊母蕭氏為承天太后改大遼為 二歲母蕭氏專其國政

八年高陽關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闕下戊 契丹種族携貳

慮王師致討頗於近寨城為備上謂宰相曰戎人剽掠為務乃修築城壘為自全之計耳曩者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不利朕取之為世宗太祖刷耻親擒繼九今日視之犹机上也當其保堅城結北虜為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虜庭備知戎馬之教自晉末始強盛然種族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平繼元緣邊諸郡頻有克捷以

臣度之其部下携貳必矣國家不須致討可坐待其亡久之
上復謂宰相曰教有人自北邊來偵知虜中事自朝廷增修
邊備虜人甚惧威虜軍主財吏盜官錢尽室奔入虜中至涿州
州將不敢受悉遣還晉漢微弱邊陲無節之臣率張皇事
勢以邀恩寵為自利之計今之邊將皆朕所推擇咸能尽心
無復襲舊態也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
收獲燕薊當於古北口以 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
堡寨自絕南牧矣琪對曰范陽是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
口及松亭閑野狐門三路並立堡障至今石壘碁堞尚存將
來平定幽朔止於處教置戍可也况奚族是契丹世仇僥以
恩信招怀俾為外禦自可不煩朝廷出師矣

雍熙二年二月丙戌上謂宰相曰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
於契丹遂行父事之礼仍割地而奉之使教百萬黎庶之衆
陷于戎狄馮道趙瑩位居宰相皆遣令持礼屈辱之甚也戎
狄貪婪陷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覓憤惋
三年春正月戊寅先是知雍州賀令畬與其子兵州刺史怀
浦及文思使薛維昭軍器副使劉文裕崇義副使侯莫陳利
用等相繼上言自國家伐太原而北虜渝盟發兵以援非天
威兵力決而取之河東之師幾為迂延之役且虜主年幼國
事決于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

以取幽薊上遂以令畚等言為然始有意北伐上初議親征
給事中叅政知事李至上言略曰陛下不難數恭守宗廟示
敵人以閑暇慰億兆之瞻仰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
或暫駐蓋輅揚言自將以張兵勢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乃
遠是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戎援可虞南有中原之懇切斷
鞅之狂愚臣之不肖恥在尚書宋琪上疏略曰臣有平燕

奏願加省覽疏奏頗採用 陘入与虜戰勝之斬首 級

平城薛超体被 庚辰制史趙彥 曹彬進壁于涿州 流

矢督戰愈急虜遂敗 涿州潘美進圍涿州刺史 降詔以

希贊為本州觀察使 面招安使人鵬翼等帥眾來援行營

忠謂重建曰虜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 州刺史朝

城譚延美曰虜恃眾易我若出其不意可克也於是重進陣
壓東偏數交鋒勝敗未決日將命荆嗣出西偏以薄山崖以
短兵接戰虜投崖而下手斬餘級虜勢斂散卒千餘人在野
嗣呵止降之虜退屯王領裨將黃明與戰不利嗣謂明日汝
弟頓兵於此為我救援當奪此領遂力戰克之追奔五十餘
里祇倉頭而還拔小治直谷二寨嗣因留屯直谷居數日虜
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合兵擊却之虜乘夜復圍直谷
石門二寨重進遣嗣往救嗣曰今所部纔五百人虜眾二萬
力不敵矣重進憂之問嗣譚策安出嗣曰譚延美方屯小治

有兵二千願開道往邀其策應逐馳見延美延美曰虜勢如此何可當也嗣曰但願以令軍就乎州列隊樹旗別遣二三百人執白幟於道側嗣乃以五百人疾馳往聞彼見旗幟綿亘遠甚疑大軍繼至虜雖衆可破也廷美許焉癸未嗣還力戰一日五七合虜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虜騎崩潰生擒大鵬翼及監軍馬都副將何萬通并契丹渤海千餘人斬首數千級俘老幼七百人獲馬畜鎧冑萬計大鵬翼貌壯偉而勇健名聞邊塞既擒之虜氣奪曹彬入涿州遣步將浚儀李繼宣等領輕騎渡涿河覘虜勢乙酉虜師衆來攻繼宣擊破之于城南斬首千級獲馬五百匹殺奚宰相賀斯丁亥潘美轉攻應州其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舉城降即受正本州觀察使雄為鴻臚少卿同知應州雄幽州人也田重進圍飛狐令大鵬翼至城下諭其守將定武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郢州防禦使召行德尚欲堅守重進急攻之辛卯行德乃與其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舉城降詔升其縣為飛狐軍以行德為左驍衛將軍順 防禦使繼從為右屯衛將軍檀州刺史知進為左監門衛將軍重進又圍靈丘丙申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奔城降以超為右監門衛將軍夏四月辛丑潘美克雲州斬首千級田重進破虜援軍於飛狐北斬首千級俘四百人壬寅米信破虜於新

城斬首三百級虜衆復集信兵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二百人禦之被圍數重矢下如而信自射殺數人麾下多死刀率從騎百餘大呼突圍殺數十人等援之遂大破虜於新城東 乙巳田重進遣牙校部 宥之以鵬翼為右千駕部員外郎梁裔 贊善大夫馬務 於飛狐北殺首 命左拾遺張舒同知 右千牛衛將軍領儒州 官宋玄並為殿中丞掌書 仍旧賊乙卯田重進至蔚州 欽等殺虜首蕭啜理及其守卒千人 度使取紹忠奔城降以崇儀使魏震知蔚州 州團練使彥欽平州團練使同知蔚州初王師入虜境所向皆下啜理紹忠等惧不自安謀欲殺城中將吏 尽率其豪傑歸虜中存璋等知其謀乃先事而發紹忠父美為虜奉聖節度使弟紹雍為三司使紹忠領同州、在西樓南數百里方從虜王至遙樂河聞王師至遣為蔚州監城使於是被執存璋等初請降重進疑之先命荆嗣率猛士數十人繼而入得實乃納其款重進軍乏食嗣部降卒為鞏州廩給之存璋等既殺虜黨虜孤城難守乃尽率其民吏奔重進軍重進既撫之虜援兵大至副都指揮江讓妄言惑衆嗣即斬之悉收城中輜重還集重進軍與虜轉戰時軍校五輩其四悉以戰死至犬嶺嗣力聞虜始却遂空蔚州是役也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上聞

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陣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擒虜中酋豪者隨其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軍者優典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衆初曹彬與諸將入辟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十餘萬衆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得貪利以要遮虜：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山後矣既而潘美果下襄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雲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憂虜斷糧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却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勿令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養兵蓄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盡畧山後之地會重進東下趨幽州與彬信合以全師制虜必勝之道也而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累五十糧再往攻涿州虜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總百里歷二十日始至有虜首領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給言乞降下蔡令大名柳開督饋餉隨軍謂曰此兵法所謂无約而請和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虜復兵排戰後偵知果

以矢盡俟取 得涿州時方炎暑軍士疲乏 還師境上彬
初欲令所部 州斌懇言涿州深入虜必不利不若以此萬
彬從其言令彬擁 退無復行伍為虜 及之我師大敗
彬等 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 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
大夫劉保勳陷淖中其子 軍常從其後尽力掀之不能
出遂俱死 隨軍督芻粟溺於巨馬河詔錄保勳孫巨川
正字宜于延世同學究出身癸酉潘美遣使部送應州朔州
將吏耆老等赴關上召見慰撫之老人皆云久陷戎虜有粟
不得食有子不得存養不意餘年重覩月日並賜以衣服冠
帶丙子宮苑使王繼恩自易州馳騎至上始聞曹彬等軍敗
乃詔諸將領兵屯于邊召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
全軍馳定州潘美還代州曹彬等未還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趙普手疏諫曰伏覩三月中忽降使臣差搬糧草及詳敕命
知取幽州通後捷雖聽音未聞成事稍稍克復俄及炎蒸師
老民疲實生疑慮伏念陛下聖略神功卒無遺策乎取浙右
力取河東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迂徙鳥
奔雉得而制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禽獸
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諂附會蒙蔽睿聽致與不
急之兵頗涉无名之議臣切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
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據其年代雖則不同量

彼是非必然無異專其錄奏願賜覽觀伏自大發驍雄往殲
兇醜百万家之生衆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失半茲
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為鼯鼠之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之
中猶雖入手况是失多之外別有關心臣又聞聖人不凝滯
于物事无固必理貴变通前書謂兵久而变生此不可不深
慮也苟或更番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使涉秋序内地先
困邊庭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
指呼臣今獨與沮衆之言深負弥天之過願明頒詔建議抽
軍聊為一縱之謀敢獻万全之策伏望陛下安和寢膳惠養
疲羸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鋒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

仁料彼契丹獨將焉往人何必劳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
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謂万全臣又思陛下非
次與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于身不
成則貽憂于国昨來議取幽薊未審孰為主謀虛說誑言摠
應彰露願推首惡早正刑章所貴詐偽革心忠良尽心共畏
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
未敢措辞又念往哲臨終尚能尸諫臣未死寧忍面諛固
知逆耳之言不是安思由邗翼命直鴻毛將醜国士之知
荒棄市甘從此日之誅切祿明圣特賜察量又以劄子
居民二皆客戸昨來差粮至莫州典桑賣加善誘偶

赴嚴 役決定廣致逃移 姦人但說契丹時逢 旨殊不
知蕃戎上下幽 可在討若彼能同意縱幼 而亦欺誠宜
守道事貴无和如 不武此益兩省少昌言之士震臺无
闕拾遺合專思于規諫天文曆家須預定 誤失之由各員
疎遺之罪若無懲罰寧戒後來又言勾抽不同奉發一則我
无聞志一則彼有仇心須作過防免輸姦便但令周施捍禦
小作程途縱遇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便達城池又言臣
猥蒙二圣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應係前生礼維
限于君臣情寔同于骨肉是以凡開啟沃罔避危亡寔思陛
下本是天人暫來塵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秉仁慈潛聞內裏

看經盤中戒肉今者願恐一朝之忿常隆万世之因如或未
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即自民愁未定戰勢方搖仍於夢幻
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類誤我至尊乞明聽于姦人願
不容於首惡與言及此涕泪交流

上手詔賜普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于雄霸累糧
坐甲以張軍威竦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重田進等會兵
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駭攘俾腥膻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
險固恢復旧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筭各騁所
見領十万甲士出塞遠聞速取其郡縣更还即以援輜重往
復勞獎為戎人所繫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

蓋念彼燕民陷于胡羯將救焚而拯溺非贖武以佳兵卿當
悉之也邊防之事已大為之備將來敢肆侵撓必當殲
醜類卿勿以為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寔
深普復上表謝曰昨者臣未測事宜輒陳狂狷陛下親紆宸
翰密諭宸謀臣竊審思信為上策將帥若克遵成筭固可平
戎但不副天心致茲故事今既邊防有備更復何虞况陛下
登極十年坐隆大業无一物之失所見万物之咸康所宜端
拱穆清嗇神和志以无為无事 年自可遠繼九皇俯覩五
帝豈必窮邊 較其勝負臣素勵壯志矧在衰齡固 忠純

上荅規者咸嘆其忠

上將軍張永德知滄州

衛上將

劉延讓

讓等皆宿將久罷

並命八月初徙

所部兵護

送之時

南北皮室及五神

等曰令寇鋒益盛不

令兵

出大石路先入

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

即令

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

口以騎士援于中路則

三州之衆保万全矣

閣門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

數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鴈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軍

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必敗之勢

也侁曰君素無號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

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

當為諸君先死矣

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

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虜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于虜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強弩為左右翼以援竦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則無遺矣美即與仇領麾下兵陣于谷口自寅至巳仇使人托登邏臺望之以為虜敗走仇欲爭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沿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間業敗即麾兵却走業立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撫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千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

馬重傷不能進遂為虜所擒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

死焉業初為虜所圍貴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券又擊殺數十人乃遇害業既被擒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破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於虜中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氊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為政簡易吏民愛之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為之用其敗也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汝等各有所親父母妻子與我俱死亡益也儻鳥獸散尚可亡還報天子者衆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一人生還上聞業死甚痛惜辛亥詔削美三任仇除名配金州文裕登州

贈業大同節度使賜其布帛千疋粟千碩錄其子供奉官
延即等五人及貴子二人十二月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
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延讓與戰于君子館會天
大寒我師不能設弓弩虜圍延讓數重延讓先以麾下精卒
與滄州都部署李繼隆令後殿綏急期相救及延讓被圍繼
隆退屯樂 御前忠佐神勇指揮使鉅野乘贊以部所

至甲而虜援兵復至贊引衆先遁延 教萬人延讓得麾下
他馬 平州團練使知雄州 楊重進俱陷于虜 素知令

苗嘗使謀 路自拔幸君少留 功私遺于越重錦 州賀

使君令苗先 逆之至其帳前數 邊事今乃送死來耶

去重進力戰死之初令苗 父子皆敗天下笑之重進太原
人也

丙午瀛州以聞延遜詣闕請罪上知為繼隆所誤不責追繼
隆令中書問狀尋亦釋之東頭供奉官馬知節監博州軍聞
延遜敗恐虜乘勝復入寇因繕完城壘治器械料丁壯集芻
糧十有五而具始與役官吏居民皆不悅其生事既而慮
果至見有備乃引去衆始嘆服初契丹復自胡谷入寇薄代
州城下神衛都指揮使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衆寡不敵
副都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知州給事中張齊賢選廂軍
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走循胡虜河南

而西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居無何問使為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慮美眾為虜所乘俄而美有候至云師出并師行四十里至栢井忽奉密詔東踞王師劔于君子館令并之全師元浚出戰已还州矣于時虜攻寨州齊賢慮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東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虜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士登寨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首二千餘級俘五百餘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羊器甲甚眾齊賢悉歸功

於漢武已未漢贊以竟音來上夏詔廢答後知漢贊未嘗接戰與鈔轉劉宇皆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延讓等相繼敗覆軍亡死者前後數萬人緣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聞志河朔震恐悉料鄉民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陣但堅壁自固不敢禦敵虜勢益振長駟入深祈陷易州殺官吏虜士民所過郡邑攻不能下者則俘村墅子女縱火大掠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成被其禍上深哀痛烏丙成降德音上以契丹頻歲入寇將大發兵討之追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京東轉運使王客即中李繼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 宰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近者分遣使 河東河南四十餘郡

凡八丁取一 徭獯戎事非獲已臣等頗聞 被邊之民世
習農桑罔知 慮人情扇搖因而逃避 北閭閻既困于戎
馬 之與更妨農作之 嚴敕續遣使臣等所 即行法密
奏取裁于是 覩仲春以來分遣使臣於諸州 氣方盛農
事正勤况屬久安豈可 是丁夫猷畝之氓本難拘率行伍
之內 習之有方終駭使之无効若鳩集益廣即經費 此
思之止為勞弊今寇戎出塞邊境已寧至于防秋須預經畫
望於將相之內選材謀之人付之兵權委以閭政精擇銳旅
分我連城優恤其妻孥激發其勇力至于保障城寨州郡官
寮遴東賢才責成倚辦此外深溝高壘炳燧鳴刁來則禦之
去則勿逐有備无患古之道也所集鄉兵雖衆何用况又河
南為內地人戶非能便習武藝不可尽置戎行河北累經戎
虜頗有閑習騎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緣邊諸州點集
止令本處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上納其言詔詢文
武禦戎之策殿中侍御史趙孚奏議曰臣愚以為不用干戈
不勞飛輓為万世之利者敢獻之說惟明主擇之五月乙丑
以侍御史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載並為如
京使殿中侍御史柳開為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
使初開以殿中侍御史知貝州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及自
涿州還詣闕上書願効死北邊上憐之復授以故官開又上

書言臣受非常之恩未有微報年終四十胆力方壯今白奴未減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十任以河朔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復取幽薊維身沒戰場无所恨于是上亦並用文武戡定寇亂乃詔文臣中有武畧知兵者許換秩故開與宣等俱被此命是月雄霸等州皆相告以虜將犯邊急設備寧邊軍數日間連受八十餘牒知軍柳開獨不信貽書郭守文陳五事言虜必不至既而果牒者之妄時上亦將親征河北東路轉運副使王嗣宗上疏言虜必不至之狀上乃止有白方德者真定人為契丹貴將統治邊兵七百餘帳寧邊有豪傑即方德姻族往出外境見之柳開因使說方德為內應挈幽州納王師許以裂地封侯之賞方德許諾來請師期使未及還會詔徙開知全州事遂寢全之西溪洞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抄掠民口糧畜朝命設峽口查烟羊狀等七寨禦之不能制開始至為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悍者有三輩使入諭之曰尔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為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而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為質率其酋四人与一吏俱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还与為期并族而出不月餘悉携老幼至開即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詔賜開錢三十萬

端拱元年秋八月乙卯朔甲子

充鎮州路都部署上

強

弱明於動靜賞 廷以鎮定高陽 而來則出奇 驍勇者
間以弓矢 制也又選廷臣押隊 勢騎置其士朕即以
駕前精 俟有必勝之策分布隊伍縱兵擊 寨皆百戰百
勝之謀也自能隨機設 繫此十一月虜騎大至唐河北將
入寇諸將欲 書從事堅壁清野勿與戰定州監軍判四方
館事袁繼忠曰大戎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
駟深入侵掠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
將身先士卒死于虜矣辭氣慷慨衆皆服中黃門林延壽等
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李繼隆曰閩外之事將帥得專
焉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尔乃與繼忠出兵
拒戰先是易州靜塞騎兵尤騎果繼隆取以隸麾下留妻子
城中繼忠言與繼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城万一寇至城中
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虜果入寇易州遂陷卒妻子皆為
虜所掠繼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陞其軍額優
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衆皆感悅繼忠因乞之
隸麾下于是推鋒先入虜騎大潰追擊踰曹河斬首萬五千
級獲馬萬匹己丑捷奏聞群臣稱賀上降璽書褒答賜予甚
厚至道元年春正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
浪等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
禦卿率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汭勒浪等族乘虜之亂

詐為府州兵躡其後虜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其輜重涉河而遁虜將號突厥人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首領一人德威僅以身免甲子御卿遣使奏捷上召見使殿問破虜之狀笑謂左右曰契丹小醜輕進易退朕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則分兵以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也今果如吾言左右皆呼萬歲初并代都部署張永德聞虜入寇以太白萬勝談占之語其僚佐曰賊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未及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彼當自敗不足慮也坐客皆憮然及是嘆服

太

宗平交州

太平興國五年夏四月遣供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璉弟濬尚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亘擅權劫遷

濬於別第奉族禁錮之代摠其衆六月知邕州侯仁宝上疏
言交州乱偏師可取願乘詣闕回奏上大喜驛召未發盧多
遜奏曰交趾内擾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襲擊
可謂迅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宝其謀必泄蛮寇知之阻
山海為備則未易取也不始授仁宝以飛輓之任因令經度
選將發荆湖士卒一二人馬駟而往勢必萬全上以為然
也七月以仁宝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
八作使郝守濬鞍轡庫使陳欽祚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為邕
州路都總管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王僕
為廣州各兵馬總管水陸進討十一月黎巨遣牙校來貢仍
為丁濬上表自言狗將吏軍民之請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
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其命時孫全興等出師踰時上察其
止欲緩兵不報十二月全興等破賊萬餘衆斬首一千三百四
十五級六年三月又破賊軍萬五千衆于白藤江口斬首千
餘級獲戰艦二百隻甲鎧以萬計於是侯仁宝率前軍先進
孫全興等屯兵花步七十日以俟劉澄仁宝屢促之不行及
澄至井寧由水路抵多羅村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
誘仁宝仁宝信之遂為所害時諸軍冒炎瘴多死轉運使許
仲宣馳奏仁宝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聞庫賞
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待報則此教萬人皆積屍于曠野矣

乃自劾有詔嘉納遣使就劾澄等會王僕病死澄與賈湜孫全吳皆伏誅陳欽祚却守濬崔亮責授團練副使贈仁宝工部侍郎官其二子田錫上表曰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老師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声教遠被自當來賓願陛下念征戍之勞思用人之廣愛人惜力毋屯兵以費財修德服荒毋畧內以勤遠承詔執事寬其靈誅又何必蕞尔蛮陬勞于震怒上賜詔褒獎仲宣既分遣南伐之師乃草檄諭交州明因威信期必再奔亘惧教遣使入貢雍三年以亘為靜海節度使命左輔闕李若拙

不一留考又却其私觀推取陷蠻使臣節君亦以歸亘又謂竟等曰此土山川遙遠中朝人乍歷之不勞乎竟對曰國家

提封万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亘默然色沮

淳化元年正月命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世則以加恩制書賜亘鎬等及境俄而擁從亘至展郊迎之礼亘欽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纒按偕行亘質陋而目耿自言近世与蛮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甫之後乃張筵飲宴有木塔其制樸陋亘一日同登頽曰中朝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四年二月乙丑封亘為止趾郡王亘性凶狠負阻山海久之屢為寇害漸失藩臣之礼上以其服荒不欲問

罪

至道二年五月寇如洪鎮巡檢使董全斌擊走之欽州如洪
吐步如昔三鎮皆瀕海交州朝陽鎮民卜文勇等殺人焚家
屬亡命至如昔鎮、將匿之黎亘令潮陽鎮移牒未捕固不
遣因茲海賊連歲剽劫丁巳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陳堯叟為
廣南西路轉運使且賜亘詔書堯叟至遣李建中齎詔勞問
亘堯叟又詰藏之勇之由乃令尽擒獲召潮陽鎮吏付之亘
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賊送堯叟七月朝廷遣李若拙以詔書因
信玉帶賜亘若拙至亘謂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皇帝

知否若使交州果叛則當首改番屬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若拙
從容謂亘曰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以然以足不拔自

交州牙校授之旄鉞固當尽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
事果明白然而大臣僉認為朝廷建節帥以寧馭海表今海賊
敢為寇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請發勁卒數万會交州兵剪滅
使無後患上曰未可輕卒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
委黎亘討擊之亦當漸至清謐故不復會兵也亘愕然避席曰
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未加誅責恩過父母自今謹
守戢約永靖瘴海因北望稱謝

太宗平李順

淳化四年二月青城縣民王小波作亂蜀士富饒絲綿綺號官
天下孟氏割據府庫充溢汲王師平蜀其重貨銅布載自三峽
輕貨絞縠即設傳置發卒負擔每四十卒為一綱號為日進不
數十年孟氏所儲悉歸內府而言事者競起功利成都除常賦
之外又置將易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日進上供
又倍常數司計之吏皆折秋毫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給由是
小民貧困兼並者益奪其利小波聚眾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
汝均之貧民多附者遂攻劫邛蜀諸縣殺彭山縣令齊元振貪
暴民尤苦之秘書丞張樞嘗使蜀奏黜官吏之不法獨稱元振
廉能朝廷賜重書獎喻元振詔益恣橫與民為仇受賕得金帛
多寄民家小波既殺元振却其復實以錢刀十二月西川都
巡檢張玘與小波聞于江源縣俱死眾遂推小波之妻弟李順
為帥玘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轉運使樊知古不受縱使
亡去賊勢由是日盛眾至數萬攻陷邛州又陷永康軍及復流
新律郫縣縱火大掠留其黨守之進攻成都五年正月甲寅

初右諫議大夫許知成都府及還言于上曰蜀士以安其民流
竄易投願謹擇忠厚者為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閣門使吳元
載 曠為成都元載頗尚苛察民有犯法者又禁民游宴行樂
人用胥怨王 捕滅于是東上閣門使郭載 日者潛告載曰
成都 可免載怒曰 行先是 城陷載與 入據成都 抵
劍關南距 劫劔南諸州命昭宣 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
恩 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 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
曰豈料賊勢猖 罪罪在朕躬恐令隴蜀之民陷于塗炭去年
以來 數月此六兵氣之應朕當部分軍馬旦夕討平之遂命
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御史裴莊並充峽路隨軍轉運使 馬
步軍都軍頭勤州刺史王果率兵趨劔門崇儀使帶御器誠尹
元師兵由峽路以進並受昭宣使王繼恩節度或言在本蜀人
不宜復遣入蜀上益倚信之 李順分兵數千衆北攻劔門劔
門疲兵總數百都監西京作坊副使開封上官正奮勵士卒出
禦之會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領麾下投僉門道与正兵合遂
迎擊賊大破之斬首虜幾盡餘二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
悉命斬于城都門外初朝廷深以棧路為憂正等力戰破賊自
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奏至上嘉甲辰以正為大宅
使劔州刺史充劔門兵馬部署翰為崇儀使昭州刺史 三月
甲寅詔王繼恩戒前軍所至處其賊黨敢抗王師即當誅殺本

非同要偶被脅送而能歸順者並釋之倍加安撫。壬寅王繼
恩言王師由小劍門路入研口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遇青
強嶺遂平劍州。五月癸丑王繼恩言王師入綿州境賊衆望
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不可勝計。甲寅繼恩言克綿州
又言先遣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溪賊萬餘衆依險
為寨習擊破之斬首三千級擁入江溺死者甚衆遂克閬州又
言巡檢使胡正通率兵破賊五千衆克巴州。五月丁巳繼恩
攻成都拔之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擒李順及其黨許訶吳文
賞等并甲鎧僭偽服用甚衆知梓州張雍初聞順亂即謀為城

守計劃訓練城中兵得三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輦綿州金帛以實
帑藏銷銅鍾為箭鏃伐木為竿紐布為索器械悉備遣觀察推官

盛梁請兵于朝既而都巡檢使盧斌以十州之衆援成都弗克
而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順等遣其黨帥衆二十萬來攻雍與
數破之賊圍城八十餘日會王繼恩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
斌出兵追繫降者一萬全又破賊數萬衆解閬州圍斬三千人
平遂州雍馳奏詔褒美斌在川陝六年以孤軍禦寇屢立戰功
表請赴闕。上遣使諭曰俟妖孽殄盡常召汝既而。集梓綿
漢三州境上斌促往平之以。為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

晝戎軍皆有節制師行至。天雨軍人以堯年。壘瀕江三
面。恐懼有終為益州。坊使馬知節。恩挾勢驕恣惡。節

守彭州配以羸兵 累乞師繼恩弗聽賊十萬衆 至申衆寡
不敵士多死者連暮退 賊徒非壯夫也即橫梁潰圍而出休
至遂鼓譟以入賊衆敗去 上聞而嘉之曰賊盛兵 知節
不易當也授益州鋒轄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千餘衆於
新寧遂深入梁山廣安渠果之間捕斬收集久未得進王繼恩
維徑拔成都而郭門十里外尤為賊黨所扼為帥張餘謂王師
孤絕無援復嘯聚萬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
監軍秦傳序死之初賊衆奄至傳序督士卒 城既久危盛日
甚長史皆奔竄授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死節以守郡

成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尽出囊橐服玩

肉犒士卒而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既而賊衆日盛傳序度力
屈終不能拒賊乃為燭丸帛書遣人間道上言曰盡死力戰津
口矢石如雨先是峽上復遣如京使白繼贇為北路都大巡檢
統精兵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遣寇是月庚午繼贇入夔州出
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顯腹背夾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二萬餘
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為之赤奪得舟千餘艘甲鎧數萬計賊圍
施州指揮使黃希遜兵馬使黃延霸開門擊走擒獲百余人峽
路行營亦破賊于廣安葦又破賊于嘉陵江口又破賊於合州
雷有終大軍抵合州境會尹元裴襄等領兵至遂克合州餘黨
之保渠州廣州梁山皆討平之陵州破賊五万眉州破賊十餘

万峡路行营破張餘衆二万復雲安軍中書以王繼恩有平賊
功欲以為宣徽使 上曰朕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
政之漸也 八月命李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名序立
宣使上以授之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乱 臣慰撫給事中參
知政事趙昌 滋蔓議久不決賊連陷 進討繼恩握重兵
後奏音樂又令 革用事恣橫 不給軍士亦 上屢遣使督
因召对資福 之訖今三十年 所嚮无不克 願此 攻取
之策上喜甚 卯卯 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 別賜手札
數幅親授方畧焉 丁丑上 詔罪已初命翰林錢若水草詔
既成進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為卿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
筆親寫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為之精當其畧曰朕委任非當燭
理不明致被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筦權之利唯用刻削為
功撓我烝民起為狂寇又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
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警余初昌言行旬餘或言有及相不宜
委以蜀事上亟召宰相謂曰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時
已至鳳翔詔遣及之因留候館以樞密直李士張永知益州先
是蘓易簡言詠可屬西川事 上面諭之曰西川乱後民不聊
生卿當以便宜行事是日脉始至益州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
師者相属于路城中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苦益貴而私
廩尚有餘積乃下益價聽民得以米易益民爭趨之未踰月得

得米數十萬解軍士謹言前所給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
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四郊尚多
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曰務飲晏不復窮討會衛紹欽亦以
詔書來督捕餘寇繼恩始令兵四出詠計軍食尚可支二歲乃
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卿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
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十二月戊寅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張詠恐軍還日
或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壓王師者亟來
分屯師旅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偕
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都新復卒乘不知若聞使者

驟至易其戎伍慮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上稱善
鑑至成都繼恩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縱肆之行上付以空
名宣願及廷臣數人鑑與詠即遣部戍兵出竟繼恩麾下亦
多遣東還督繼恩等討捕殘賊而監民始莫枕矣

真宗祥符之

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 中書以聞上拱揖不荅王 若非聖
朝承平豈能振奪上曰 王欽若既以城下盟毀寇準上 欽
若曰金將禁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 幽薊乃可刷此耻也
上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 忽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
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為大功業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

狄也 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
稀世絕倫之事乃可為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人
力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
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久之乃
可獨憚王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宜
无不可乘間為旦言之上弔勉而淡然上意犹未决莫適与籌
之者它日晚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卿博達墳典
謂河出畜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 上一日漫應曰此
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与欽若同上由此意决遂召王旦
飲於內中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与妻孥共之歸發視

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大中祥符元
年正月乙丑上召宰臣王旦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對於崇政
殿之西序 上曰朕寢殿中帝幕皆青絕為之旦暮間非張燭
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
朗驚視之次俄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曰宜于正殿建黃籙道
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对忽已
不見遽命筆誌之十二月朔即蔬食齋戒于朝元殿建道場结
綵壇九級又雕木為輿飾以金宝恭佇神貺 未敢罷去適覩
皇城司奏左承天門 帛曳于鷓吻之上朕潜令中使二丈許
緘一物如書卷纏以 朕細思盖神人所謂天降事天地孝奉

祖宗睦曠俗請和干戈 謹一日之所致 神告先期靈
文 歲又言啓封之際 宜与卿等祇長改悔 隱之而使衆
不知也上 侍周怀敏皇甫徕明升屋對 受置書輿上復槃
旦等步導却微 知樞密院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 于
諱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啓 叟讀之其書黃
字三幅詞類尚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紹
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藏以金匱旦等
稱賀於殿之北廡是夕命旦宿齋中書晚詣道場旦趨往而上
已先至丙寅群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
並加恩改左承天門為左承天祥符門擢護門親從官徐榮為
十將賜衣服銀帶緡錢榮先覩天書故也已卯詔以天書降申
儆在位裨各揚其職以答天意太僕少卿直秘閣錢惟演獻祥
符訟 天書降翌日宗諤上皇 奉迎酌獻樂章優詔答之
甲戌兗州父老呂良等詣闕請封禪 令引進使曹利用宣勞
面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行難徇所請良等進而言曰國家
受命五十年已致太平今天降祥符昭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嶽
以報天地上復曰此大事不可輕議 夏四月辛卯朔天書又
降于大內之功德閣先是宰相王旦等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
縣官吏蕃夷僧道者壽二万四千三百七十八人請詣東上閣門
凡五上表請封禪 甲午詔於今年十二月有事於太山甲午

以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並為封禪徑度制置使初議封禪未決上以經費問權三司使丁謂曰大計固有餘矣議乃決戊戌命惶城使刘成珪龍圖閣待制戚綸崇儀副使謝德權計度封禪發運事倫上疏畧云伏望端守玄符凝神正道參內景修行之要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以御烝人宝大利而延全美仰蒼天既俯惠群黎上嘉納之有司言巡狩有燔柴告至之礼皇帝親行事又封祀至太山下柴告昊天上帝于圓壇如巡狩告至之礼有司攝事之儀車駕至太山合至望令太尉以酒脯弊帛於山下壇告至奏可遣使馳詣岳州采三春芽三十束備藉神縮酒之用有若人董皓識之授皓岳州

助教賜米帛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奏罷內帑所助錢八万緡于是又請輦本路金帛芻粟四十九万赴京東以助祀事上曰士衡臨事有心力可獎也遂賜褒詔丁謂因請留士衡于澶州管勾東從之有司詳定儀注詔皆從之內安等分撰玉冊文上諭之曰符端沓來次述為民祈福之万兩從之丁巳封王之六月壬辰詳定廢非典禮具備上告以將有人言來月上旬復於是欽若奏六月甲曳草上有字不能識言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等就取授中使捧詣闕奏至上亟召王旦迎即命旦為導衛使己亥旦與扶奉迎天書人舍芳園之西門庚子群臣詣園殿辛丑上致齋壬寅備盞駕

以出面拜殿下導衛扶持自殿上奉天書至上前上再拜授陳
堯叟：跪讀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
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因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召百官示
之復奉以升殿酌獻畢上先還旦等導衛扶持至朝元殿上迎
拜入內時久雨頓晴景色澄廓死中有雲五色讀天書次黃氣
如鳳駐殿上賜文武百官泰山醴泉秋七月封禪用玉牒冊凡
七文思王工言用玉追琢難成宰相請代以珉石及陞州采進
上曰此砮砮之類自之為玉以奉天子禮可乎即遣中使徧詢
玉上有趙榮者言太平兵國中曾與衆工治玉為牒冊歲餘方
就真崇政殿庫亟取用之己酉王欽若來朝獻芝草八千一百

三十九本皇城使劉承珪詣崇政殿上新製天書法物有鶴十
四來翔天書扶持使可謂奏雙鶴度天書輦飛舞良久翌日上
顧謂左右曰昨所覩鶴但于輦上飛度若云飛舞良以文則文
矣恐不為實卿當易此奏也癸亥奉天書于朝元殿上齋令殿
之後閣上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辛卯有司宿設天書伏衛于
乾元門自宮中奉天書出乾元門升玉輅黃麾仗前後部鼓吹
道門威儀扶持使等導輦而行從臣望拜于殿下有頃上服通
天冠絳紗袍御輦發京師次舍芳園之行宮上即詣昊天玉冊
前焚香再拜以樓召近臣觀衛士甲馬還營賜百官休假三日
中書樞密院一日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常遇雨雪疾

冬之候景氣恬和祥應紛委減以為誠感昭格天地助順之致也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為感昭天慶節休假五日京師于上清宮建道場七日宰相迭宿罷日文武官內或皆集賜會錫慶院是夕京師長燈五日內无得刑用仍禁屠宰諸州建道場三日群臣亦賜會丁謂請以天書降祥瑞編次撰贊繪昼于昭應宮詔謂与龍首閣待制戚倫陳彭年同編次其贊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內制尚書丞郎給諫待制館閣官分撰先是詔有司參詳百官拜表進名儀式且言慶成喬嶽歸美祖宗維繫孝思實為吉礼比之初上庙号理有不同按唐朝修入陵及迁懿獻二祖礼畢並皆称賀欲望其日許百官詣閣門拜表賀送之

酉大宴含光殿旋也十二月命丁謂等編修封禪礼癸卯群臣並以次覃恩詔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不限品秩及諸班諸軍都虞侯並與一子恩上自東封还群臣献贺功德者相继推進士孫籍献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謹于盈成不可遂自滿上善其言即召試中書丙午賜同進士出身時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悉恬于逸安而忽于兢思願母以告成為恃上深納之昭應宮日役工教萬上以道里稍遠憫其負勞令謂等規畫有言載以橐駝馱車有言舟運謂等請用車載為便壬戌詔三司以空船裕昭應宮運夫仍浚泊渠道一年秋七月辛未以昭應宮為玉清詔應宮詔諸軍監閔縣捧官地建道

現並以天慶 備材劫蓋者亦聽先是道教之 南人素崇重
及是天下始 士遜上言今營造統 之詔從其請 禪朝覲
瑞祥 二月右僕射判 有損謙德及違 辛丑齊賢出判益
州 臣皆以陛下在堯舜之上 命出六月辛丑文武官將校
闕請祀汾陰后土不允表既三上 來年春有事於汾陰戊
申以知樞密院 祀汾陰徑度置制使翰林李宗諤副之鹽鉄
副使李 衡又獻錢帛三十万以佐用度詔褒之己酉發陝西
河東兵五千人赴汾陰給役置急脚遞鋪出廐馬增驛傳遞鋪
卒增置八千四百五十人唐成命翰林李士興大常礼院詳定
祀汾陰儀注有司定封玉冊玉匱度朝廷擇地為陷悉如社首

封臧之制從之戊寅詔西路行宮宜令儀鑿司止用油幘為屋
以備宿衛不須覆以芦竹陳堯叟至汾陰數奏雲物之祥癸杖
殺入内高品江守恩守恩雖近侍上不貸以法論者以謂朝廷
至治行法不私中外莫不悚慶冬十月河中府民巨詔詣陳堯
叟言五世祖誠在德宗時夜夢人謂曰中條山蒼陵谷有爵室
真文以金札之明當往取族天書赤篆出可用參會如其言入
谷三四里夜覩黃光下有塊石碎之得黃金一斤卷書帛取臧
於家誠手筆為識後二百餘年屢徑大兵飢荒家独无苦其帛
長二丈廣九寸通判曹谷驗之云篆文非常体詞類道徑唐成
堯叟附中使趙敦信入獻以詔為本府助教賜衣服銀帶帛

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禪記五十卷乙卯告太廟奉天書
如東封之制詔天書儀衛副使王欽若趙安仁扶侍使丁謂龍
圖閣李士陳彭年與太常禮院詳定奉事天書儀制以聞既而
欽若等著為五卷之上龍圖閣待制孫奭由徑術進守道白處
即有所言未謝神光之既上又至穆清殿王欽若等獻太山芝
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己酉五色五色雲起嶽頂唐成畫漏
未五刻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改服韡袍
乘步輦以登前一夕山下大風裂帝幕遲明未已及上之至天
氣溫和穢塵不動奉祀官點檢習儀于圜臺祥氣瑞雲交相輝
映是夕山下罷警場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臺命郡臣享五方

方帝神于封祀壇儀衛使奉天書于上

帝之左揖中書侍郎周起讀玉冊玉牒文上飲

福揖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黃帝

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

匱揖太尉王旦奉玉匱置于石礧揖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

作監領徒封礧上復登臺閱視訖還御幄司天監奏遶壇月

有輝氣宰臣率從官稱賀振動山谷上即日還奉高宮百

戴黃氣紛郁壬子禪祭皇儀上至山下服韡袍步輦上曰

接神在前久陰晦風勢霽燭焰凝然四方所獻輪五

色云見鼓奉高宮為會真宮加号保生天尊青帝使致

告癸丑有司設伏衛高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袞冕

御壇上之壽昌殿受朝賀中書親諸軍校四方朝賀使貢奉

人蕃容父老僧道 大赦天下常赦所原者咸除之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天縣為奉符縣太山下七里內禁樵採大宴穆清殿又宴近臣及泰山父老于殿門賜父老時服茶帛始議肆赦上謂宰相曰此赦與常時不同但常赦所不能行者卿等並錄出條目共議之務令寔惠及民也丙子發陳喬次舍芳園時近輔淮甸京東河朔之民自太山迎候車駕奔走以望天顏者道路不絕丁丑車駕至自太山扶持使丁謂奉天書歸大內上御乾元嘗阿附取悅上常問以天書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奭朴忠每優容之是歲時命向敏中諭奭令陳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輕徭薄斂四方頗施用其言及將有汾陰

之後會歲旱京師近郡穀價翔貴奭遂奏疏言不可十事上遣內侍皇甫繼明論以若復有陳其具條上於是奭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不寧江淮之衆因于調發理須中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永息而奪攘之盜必行北虜治兵不遠邊境雜馳單使寧保其心昔黃巢出自函飢陳勝起于徭戍隋煬帝緣勤遠畧唐高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昧边防耶律光因之猶夏今陛下俯納邪佞遠弃京師因念民疲不虞人患涉仍歲荐飢之 久廢之祠又安之飢民之中無黃巢 內無陳勝之志乎肘腋之下无閭天驕之觀彙乎陛下 猖狂忽及澶淵陛下 中山能推鋒縣侵軼郊 臣欲借 以先常 為繼成

先用付陛下則未常志而乃卑辭重契求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記鬼神終畢東封便說西幸輕无事往還謂已大成勲績是是陛下以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痛哭也時群成教奏爽又上疏言五載一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義易明文何須紫氣黃云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感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切笑有識尽然上殿皇明不為細也疏入不報四年正月乙酉親習祀后土儀于崇德殿初有司詳定止習壇上儀上崇重大祀乃并廟廷及封石匱儀編習焉上以靈文叠降尽志

欽承且欲垂訓子孫俾奉事之意為誓文乙未命刻石置玉清殿宮寶待閣下丁酉車駕奉天書發京師壬申車駕至西京戊午致齋辛酉具法駕詣于雒壇夾路燎火其光如晝角道盤屈周以黃麾伏至壇次服袞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佐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即日還奉祇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民有扶老幼不遠千里而至者或感泣言曰五代以來此地為戰場今日乃護觀天子巡祭實千載一遇之幸也詔以奉祇宮為大寧宮增葺殿室設后土聖母像又遣官祭告河瀆壬戌御朝觀壇受群臣朝賀大赦天下恩賜如東封例河中府特給復一年半建寶鼎縣為慶成軍

給復二年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穆清殿賜父老酒食衣幣上作汾陰祀成詩就宴所賜之上作西嶽贊仙掌詩己卯車駕入西京時途中屢有甘澍之應皆夕降晨止從官衛士无霑服之惠又農務方興耕民瞻望輿駕歡抃相屬上作喜雨述懷歌群臣畢和陳堯叟李宗諤自河中府來朝言初徑度事至祀畢凡工木工三百九十萬餘止役軍士輦送糧草供應頓遞亦未常差擾邊民己未詔恭上汾陰后土廟額曰太寧以河中府進士薛南為試將作監主簿首詣闕請祀汾陰者也六月己酉詔諸路州府遣親屬奉方物詣汾陰者送季士院量試本業授試秋齋即不就試者補三班借職如東封例乙丑刻御製大中祥符詔

於左承天祥符門五年六月壬子清昭應宮使丁謂言天書閣望柱起黃白相開又吐白光若銀絲上色上作瑞應詩賜近臣吏辦賜輔臣一人祥瑞躬親細務于國李許先令汝帝翌日於延恩殿自東南至掩蔽天尊至冠服如元始人通天冠絳紗袍上再拜于散天尊与六人皆就坐侍從在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中九人一人也是趙之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于壽丘後唐時七月一日降下摠治下方王趙氏之族今以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无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及曙以語輔臣即召外殿歷觀

臨降之所己未礼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兩
京末年下稅放十之二諸路十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年暮
州縣官先經省者權增五百員任滿即停命詳定崇奉天尊儀
制以聞己巳上天尊号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大帝有司請以玉清昭應宮玉皇後殿為聖祖正殿東位司命
殿為治事之所辛未躬謝太庙六室詔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
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癸
酉詔天下州府軍監天慶觀並增置聖祖殿乙亥詔上聖祖母
懿号元大大聖后戊寅改兗州曲阜縣為仙源縣建景靈宮太
極觀于壽丘以奉聖祖及聖祖母遣內供奉官周怀政与本州

長史規度興作俟宮觀成日備礼奉冊凡宮觀之制皆南開三
門二重東西兩廊中建正殿連接寢殿又置道院齋坊其觀宇
之數差減于宮是月初置玉清昭應宮使命宰臣王旦為之六
年正月乙卯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成三月辛丑
国子監新修御書閣有赤光上燭長尺許判監孫奭以聞甲辰
聖像至上齋于長春殿百官宿齋於朝堂上具盞駕充由宮城
西出天波門就宮門望拜權設幄奉安擇日各升本殿升建安
軍為真州鎔範聖像之地特建為儀真觀以御製大中祥符詔
真遊詔聖祖臨降記賜天下道藏從中書門下所請也七月
承規卒謚忠肅承規性沈毅徇公上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

畏之上崇端命修祠祀飾宮觀承規悉預焉作玉清昭應宮尤為精麗屋有小不中程雖金碧以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其費及宮成追贈侍中以權三司使林特為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特勤於吏職善承上接下每見修官使丁謂 拜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煦々惟恐 人皆尽力事无不集丁已文

亳州謂大清真宮詔送之辛酉 祀徑度制置使翰林李士

命五使及遣計度 亳州官屬如分 陰記丙戌 閣待制

又將祠 豈以明皇為 足為深戒者非獨陛下也明皇之无

道亦 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詔 當時雖有罪已之言竟

悟已已晚 自覓悟柳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 无為明皇不

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 丁謂自亳州來朝獻芝草

三万七千餘本七年正月壬寅車駕奉天書發京師丙午至奉

元宮齊于迎禧殿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苓芝九万五千本已

酉三鼓具法駕赴宮時密雪驟霽自奉元至太清十餘里夾道

設燈籠燎左右執炬間之焜煌如晝上奉玉幣酌獻讀冊文命

太尉封石匱上又詣先天觀洞霄廣靈宮行香復至太清宮真

源觀周覽還奉元君肆赦亳州乙卯次應天府天書升輦有雲

五色如花木又黃雲如人連袂翊輅而行占云春雲如花木者

旺與德相生如人連袂色黃者子孫分土延祚之兆也扶持使

趙安仁請播為樂章以備獻從之丙辰升應天府為南京辛酉

車駕自至亳州乙丑詔自今天書在朝元殿車駕由右昇龍門
入自東上閣門就東階赴殿焚香典涉廣延以盡嚴恭之意所
因著為定式上宿齋于玉清詔應宮之集禧殿庚午行薦獻之
禮遂赴太廟辛未享六室五月壬辰命左僕射平章事王旦為
兗州景靈宮朝修使乙未詔模刻天書奉安于玉清昭應宮命
王旦為天書刻玉使王欽若為同刻玉使丁謂為副使兵部侍
郎趙安仁翰林李士陳彭年為同刻玉副使入內押班州周懷
政為都監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表諸御製本宮碑頌及御書
額送之壬戌遣使齋御藥賜景靈宮朝脩使王旦癸亥旦入辭
又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仍賦詩以寵其行詔自京至兗州察吏

治民隱听以便宜從事丙寅詔天書刻玉使副等詣內殿覲侍
詔盛亮摹寫本三函上皆跪受署案向敏中陳堯叟丁謂趙安
仁捧持王旦與王欽若對讀陳彭年詳字体初有司具儀上監
之增跪受親啟封又加上香者三再拜者八八月丁丑命內侍
都都知閻承翰奉安太祖太宗聖像于南京鴻慶宮辛卯內出
御札與天下臣庶尊上玉皇大帝聖号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
含具体道玉皇大帝以來年正月一日躬申薦告仍定議式頒
下冬十月甲子以玉清昭應宮成詔賜酺左京五日兩京三日
諸州一日宮宇摠二千一十區初料功酒十五年修宮使
繪一壁給二炷遂七年而成雲如蓋覆太初殿三鶴集殿

卯翰林李士晁迥上玉 宗操繼上景靈宮慶 善訓弟子亦
播神 奉祀記三卷 金水后作土祠 道以屬玉清昭應宮
為三神山起閣道幾 竦抗疏皆以為不可其寶符閣奉神
果實早起視之 食之八年正月壬午朔脩奎 殿奉表及告
尊上玉皇大天帝聖 天書于寶符閣塑御像冠服立侍上升
閣脩登 獻還御崇德殿受賀大赦天下八月癸未陳州言知
州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張詠卒贈左僕射謚忠定上嘗稱詠
木任將帥以疾不尽其用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
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
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上亦不為忤云壬

辰盛度上太祖天源錄五卷因上言所編事迹慮有未脩願別
命儒臣就館閣群書更廣編撰以志先烈詔從之仍命王曾及
集賢校理晏殊與度同纂集九年二月壬辰命脩景靈宮副使
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戶部侍郎林時詣兗州景靈宮太極觀設
醮以營建畢故也宮觀摠一千三百二十二區詔獎監修內臣
賜工卒緡錢五月甲辰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
與天下臣庶上玉皇大天帝聖号宝冊又以十一日有事于南
郊行恭謝之礼諸軍賞賜並以內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
帛諸 軍監无得以脩貢助祭為名輒有卒飲丙辰以景靈宮
會靈觀及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成群臣称賀庚申景靈宮使向

敏中脩宮使丁謂並加兵部尚書副使以下進秩各賜衣帶幣
宮宇總七百二十六區冬十月壬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二日詣
景靈宮奉上太祖徽号礼仪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朝拜
玉清昭應宮十月太祖降請以下元日朝拜景靈宮著為定式
乙卯詔改來年元日天禧王欽若嘗自言過園田夜起視天中
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
相既去視其字則唐司徒裴度也及遣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
家科儀壇場以礼神朱書紫微二字陳于壇上戊辰欽若言度
墳在鄭州祠宇毀坏欽自以家財完葺詔可仍錄度孫坦為鄭
事凡天書及諸祠祭皆欽若發之雖以濟其邪佞亦其素所蓄

積者然也十二月壬申天節群臣上壽賜會用䟽食有司備位
衛道門威儀鈞容樂道聖製玉清昭應宮頌赴宮辛巳召輔臣
至崇德殿觀所製真聖親作天書金輅上服鞞袍命輔 司奉
玉皇宝册袞服聖祖 長春殿中書樞密院修奉 儀禁衛援
護安于崇德殿 宝册袞服二圣絳紗 巳亥上酌獻訖 宮
圣祖宝册 宮
天禧元年春正月 礼是日上斋于景靈宮 宣讀天書之礼
丙辰 以樞密使王欽若為靈觀 事兼領于是王曾次當為
之 欲得此曾因懇 烏上頗不懌 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
謝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 陛下不知臣篤病使待罪政府臣

知義而已不知異也乙亥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
及天下名山牌長二寸許廣寸餘面文曰玉清昭應宮天尊萬
壽金寶有文曰永鎮福地其周郭皆穩起蛇龍華葩之狀封以
絳囊漆匣上親題署之十月辛亥翰林李士李維等上新修大
中祥符降聖訖五十卷詔褒之賜器帛有差二年九月祥源觀
成觀宇凡六百一十三區冬十月乙未雪三年三月戊午準奏
天書降乾佑山中蓋朱能所為也中外咸識其詐上獨不疑夏
四月辛卯備儀仗至瓊林苑迎導天書入內太子右諭德魯宗
宗道上疏畧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
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臣恐奸臣肆其
誕妄以惑聖德也知河陽孫奭上疏言朱能者奸險小人偶塵
驅使驟為牧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
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
无敢言者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餒牛揚言牛腹中奇書殺視得
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
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奸誅于鄭
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
經寶券皆王琪田同秀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于邪說自謂得
寶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倘實降語固宜不安而唐自
安使亂離乘輿播越兩都蕩覆四海沸騰豈天下乎明皇雖僅

得歸闕復為李甫因劾迁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
以明皇之英 而禍患謂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性
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常居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
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于閣上明日見
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坐畏威而緘默既感左道即
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室符安
能排難也今朱能所為或類于此願陛下思漢時之雄材法先
帝之 覽明皇之召亂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无言安得
有書天下皆朱能 尔乞斬朱能以謝天下佑縣大赦天下自
瓊林 月戊申祥源覲成 乾興元年九月 後所降天書
有日其刻玉副使 於內中供養則先 可留於人間當從葬
之議也

真宗經制契丹

上嗣位遣何承矩知雄州賜詔 永圖思與華夷共臻富壽而
契丹 帝統統之初和好以來禮幣不絕其後尅後汾晉 貪
地為國主事信好不通今者聖考上仙禮當訃告汝任居邊要
洞曉詩書凡有事機必能詳究輕重之際務在得中承矩即貽
書契丹諭以懷徠之旨然未能得虜要領也時契丹多有降者
上頗優待承矩

咸平二年三月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曰陛下自天受命

與物更使授繼廷以節鉞加黎亘以王爵咸使使者鎮撫其邦
惟彼契丹未蒙渥澤非所以柔遠能爾昭王道之無偏也今已
訖諒陰將終禪祥中外延頸覩聽德音臣愚以為宜以此時赦
契丹之罪擇有文武才畧習如邊辨說之士為一介之使以嗣
位服除禮當修好往告諭之彼十年來不復犯寨以臣料之力
非不足志欲歸向而未得其間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
使必驩悅慕義遣使朝貢因与之盡棄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
許以關市如太祖 故事結之以恩彼必畏服兩國既和則无
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廷當自革心而束手是一奔而兩
獲也西北無事然後備邊之兵可省邊兵省然後費用節費用
節然後黎庶可安黎庶安然後政化可致陛下若欲訓兵練將
与之力爭臣不敢復有所云也若欲繼好息民以安社稷不以
此際成便而行之慮他日噬臍无名矣端者漢高后時尉佗自
號南越武帝黃屋稱制与中国侔及孝文即位先遣陸賈馳傳
使之佗乃頓首稱為藩臣夫漢文天子之尊也尉佗小國之君
也其所然者為中國勞苦且以息戰伐也今契丹之勁過于南
越陛下之聖出于漢文跡而行之事豈相遠哉台符又自請使
虜時論稱之何承矩奏虜寇邊上以問曹對曰太祖神武猶委
孫全興經營和好陛下初登極持承矩嘗發書導意臣料北鄙
終當復和上曰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体即

久遠之利也七月甲申以傳潛為鎮定高陽閔行營都總管張昭允為都鈐轄秦翰為排陣都監田紹斌為押先鋒石普同押先鋒楊瓊為策先鋒樞密都承旨王繼英請車駕北巡上嘉納之九月丙戌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閔宣慰將士傳潛遣斌石普等戍保州遇虜入寇普之及夜普嗣未述紹斌疑其為賊所因渡良蕪河千餘級獲馬五使楊延領兵趨為虜潛每抑之不令遠襲知代州今年移知忻州每見入寇次第甚大臣初未信自八虜屯結甚眾又恐侵犯鴈門洛刑寧化軍度其不輕退深恐大寒之際轉肆衝變臣愚乞陛下知聖既畢慶賞才行五七日間達起聖駕徑至鎮州躬御

六師奮揚威武勿生遲疑之慮勿聽猶豫之謀周世宗及我太祖太宗近事可法也况陛下諒陰三年禮無違者復此順動其誰敢當聖駕若過河北契丹當自引退四夷無思不服正在此奉矣十一月乙未詔以邊境繹騷取來曰暫奉河北命周瑩為隨駕官營都總管劉知信副之楊永遵為排陣都監石保吉為北面行營先鋒都總管康廷翰副之上官正為鈐轄十二月甲寅車駕發京師戊午駐蹕澶州辛酉以殿前都指揮使王超權都虞侯張進為先降大陣往來都提點馬步軍都軍頭呼延贊馬軍都頭為先鋒濱州防禦使王榮馬步軍都軍頭王新忠為策先鋒內出陣面示赴等令識其部分甲子收大各上

禦鎧甲子中軍樞密使王顯副使宋湜分押後陣橫亘數十里
威虜軍言契丹來寇出兵擊之殺其酋帥河北民多驚擾丙寅
遣屯田郎中李蟠等八人分往刑洛雄趙祁霸具冀諸州遍詣
問里諭以車駕已至大名速令歸業仍詔州縣倍加恤之府州
駐泊孫思恭與知州折惟昌鈐轄刘文質等引兵入契丹五合
川破拔黃大尉寨盡殺虜衆焚其帳千五百余所獲戰馬牛羊
萬計鎧甲弓劍千事初河北轉運裴莊屢奏傳潛无將畧恐
失機會樞密使王顯與潛俱起攀附頌庇之莊奏至輒不報潛
屯定州緣邊城堡悉飛書報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咸自
置鉄槌鉄捶爭欲擊虜潛畏懦守將校請戰者輒醜言罷之

虜 虜兩晝夜不勝遂引兵掠寧 騎出刑洛間百姓驚擾

者踰月朝廷屢 范廷 赴鎮 丞魏庠諭百官 若水言陛

下躬擐甲胄 今所切者御戎之策與將來 書以代謀為上

漢高祖將以用法 能料敵制戰也用法者何朝廷能賞罰不

私也 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生者戎掠俘掠生民上則辜委

注之恩下則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不能用法使

然也軍法曰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

擢取如王延昭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分路除討

孰敢不用命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全清邊塞然後銜輅還京

天威攝於四海矣此所謂即今御戎之策也其將來安邊之策

臣不敢廣引前事太祖制之最得其宜伏望遵太祖故事遴擇名臣分理邊郡罷總管之號使不相統攝置巡檢之名俾遙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門邊蜂罷警矣起居舍人李宗諤言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銳在此時有功者賞于朝不用命者戮于市亦在此時也右司諫直史館孫何言陛下嗣位以來訓帥擇將可謂至多分閫授鉞者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耻而列成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遣成算遂使腥膻得計蛇豕四行焚劫我縣城係累我黎庶陛下慮人神之怨怒憫河北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声一振虜騎四逃維鎮戎道已通而德棣大羊未戢此殆將帥未甚得人邊奏或有壅遏鄰不相救援糗須俟輦輪之所致也此四者

當今急務也揀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闕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庭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且運糗糧則莫若輕賫疾驅用彼趨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匈奴終不敢萌心南牧亦望量此勁兵扼其要害則單于係頸不日可俟矣右司諫梁顥言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償罰二柄而已昨者命將出師乘備塞而傳潛奉明詔握重兵逗遛无謀廷延翫寇守陴閉塞選懦以自全銳卒精兵拘束而不用以至胡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未息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致奎輅省廷至君櫛沐殘妖未殄餘寇尚存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

人恣神怒罪不容誅威救而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畧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愾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 然後擇邊臣之可用也就委用 潛于房州張昭允于通州皆 廷召自中山分兵擊虜求 保裔領赴之至瀛 遇使來趨兵保裔及父 廷召潛師以 左右請救傷 青而去范 里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可勝犯餘衆遁逃出禁王榮 將才但能走馬馳財汪 恇怯數 後發虜剽溜青者數十騎屯泥 所部畧界河南岸 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 有四五上閔之遣使收瘞置榮 不問庚子車駕至自大名府三月手詔問備禦剪滅之策于知

開封府錢若水若水上言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葺將帥五曰明賞罰臣今奉此五事皆是畧存大綱如可施行則當詳具條奏臣嘗見戾尤論自古禦戎无得上策臣切笑之以為王者守在四夷常獲靜勝此上策也 曷謂无哉知雄州何承矩亦上曰 臣聞兵家有三陣日月風云天障也山林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設固建為陂塘亘連滄海縱有胡騎何 奔衝昨者戎虜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總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儻因而廣之制為塘埭則可戢胡騎息邊患矣今緣

邊守將多非其才心不知書耳不聞善不守疆界動矛國家豈
貌虎之師莫逼犬羊之衆伏望遴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
祿使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
為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開日疇
勸農耕畜芻牧以備凶年全長戰修勁弩謹烽燧繕堡戍以防
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安堵矣且邊鄙之人多負
壯勇議羗虜之清偽之山林之形勢望于邊郡置營召募不須
苛其人才止求少壯武力令及万人俟契丹有警任智勇將統
而用之乃中國之長策也上以大兵之後設遺重臣巡慰二河

六月命參知政事向敏中為河北東安撫大使樞密直學士馮

拯陳堯叟為副大使發禁軍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
吏十二月詔沿邊吏民斬虜首一級賞錢五千擒生者倍之獲
馬者給帛二十疋不堪帶甲者還之又詔河北民家二十三丁
籍一四丁五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已上籍四為疆壯者
五百人為指揮使置指揮使百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
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弟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
役尋募勇敢團給附大軍為柵官給鎧甲四年六月圖示
宰相北戎寇邊常遣精銳即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驍將既能
挫銳則其餘望風不敢斷糧道可選將地南北深可
使鈐轄是轉運使風裁且不能多飲固拒之飲耳望

都契丹兵衝也轉運帥之命往：得罪故顯語及之。上默然良久曰：卿第去，勿憂朕自有處分。於是都轉運使人遂不能委罪于望云。十月，北面前陣鈐轄張斌與契丹遇于長城口，時積雨，虜弓用皮弦，皆後溫斌擊敗之，殺獲甚衆，斬近戎首伏騎大起三路，統帥未及進，前陣兵少退，保威虜軍已未詔高陽關三路兵增騎二萬為先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陣于先鋒之前，別命步軍副指揮使莫州駐泊使管桑贊領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為奇兵，以脩邀擊馬步軍都虞侯北平寨駐泊都總管荆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仍列僧為圍，遣內侍副都知閻承翰齎示王顯等，且戒之曰：設有未便，當極言以聞，无有所隱。初議大兵陣于威虜，軍會謀者言契丹猶未動，故命悉徙于中山，已而虜遽入漁陽，逼威虜，斌雖以前鋒獨克，大兵訖不進討。上得捷奏，甚嘆息焉，詔桑贊分部下兵萬人屯于寧邊，軍分北面，前障兵居其後，以前障經力戰，故休息之。何承矩請于乾興軍，選鈇兵乘刁魚之自界河攻平州，以分虜勁。從之。十一月，王顯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偽大王統軍成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甲馬甚衆，餘皆奔北。号慟滿野。十二月，丁卯，以虜退罷三路都總管，兼河北之運。已而虜數揚言入寇北邊，將帥多請益兵，增築城壘，朝廷為之選強壯，選保毅，又浚河渠，以省運置方田，疏海，以限胡馬，扼要害，募銳勇，募強梁，納降。

附畧無寧歲六年四日入寇望都定州行營都總管王超召鎮
州桑贊高陽閔周瑩各以所部軍來援超先發部兵五百人逆
戰殺戮甚衆總管王繼忠與虜戰唐材自日昃至一夜虜勢小
却遲明復戰虜悉衆攻東偏出陣後焚絕糧道繼忠率麾下躍
馬馳赴素銜儀照虜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
行西山而北至白城陷虜起苜即引兵還定州虜遂剽掠郡
縣時李繼廷壁徐河虜衆數十隊薄威虜魏能與戰斬之久而
繼宣始至又寇靜戎副使王清分兵白將襲賊繼宣不許雖
日出遊騎覘賊勢屢徙寨而未嘗出戰上召繼宣令樞密院問
狀以楊延昭代之都失利上日訪禦戎之策或言楊延昭
武事詢以謀畧而所上不適機宜狀聞或請令三路分兵杆禦
定州之北又徙高陽閔安軍控扼短分兵出三路
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昭張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
披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服若虜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
其腹背受敵乘便掩不攻定州縱南則復會北平田敏合
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以來互為應援又命孫全照
王德鈞裴自榮領八千屯寧邊軍李重宝趙守倫張繼旻領兵
五千屯刑州扼東西路虜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
擊之又令石普統兵万人于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俟虜北
去則西趨順安軍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何水已合賊由東路

則命劉用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倚角攻之
自余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守之以張軍勢朕雖畫此成謀
以授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共商榷李沆等曰
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今所裁制盡合机宜上曰任人擇材頗亦
難事朕必就其所長而用之魏能性剛張銳善熟故使左能威虜
地最要害白守素久習边防共司戎政庶其寬猛相濟也孫
全照好陵人取其嘗所保薦者與同事三路都鈐轄韓守英无
執守當使閻承翰代之承翰雖无武幹然亦勤于奉公也其他
選用悉皆類此沆等曰陛下所任並中外素推許者况捨短取長
必能協心成績矣上曰已令將帥別上方略候其奏至或无

可采即當依此施行壬戌遣使詣河東河北陝西近郡取器甲
羨數徒置法邊祭順安軍後卒浚北平濠寨又以蒲陰縣當高
陽關會兵路葺其城供奉官謝德權兼掌其事德權一日乘傳
詣關求對且言沿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屈止前歲匈奴犯境傳
潛閉壘自固康保商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為今歲戍人必
寇內地今邊民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郡
天雄城壁澗遠請急詔感之仍葺澶州北城浚清德軍城塹以
為備豫上变色曰此事非尔所當言德權曰臣又慮蒲陰上作
未息寇必暴至矣既而虜果圍蒲陰丁卯以工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劉宗為河轉運使丙子徙知天雄軍事孫全照為

寧邊軍總管徒并代鈐轄一負率兵屯岢嵐軍從永興副總管

石晉為英州總管內癸亥徙北面都總管兵屯天雄軍及邢洛

定州寧邊軍屯兵州威虜屯順安軍莫州北平寨兵屯深州鎮定西路兵屯邢洛磁相進上將親

征故也鎮安節度使求詣闕面陳邊事曰伏覩制置邊備

有顯道陛下序虜未犯塞鳴鑿輕率直又意或者

獻說請復幽燕此鄙不寧償北狄与之結援競來矣凡建

議大事上下叶心奉必成功令公卿士大夫及庶人尚多異

同之說安可行之耶臣謂止可命將帥以待之訓士卒以禦之

堅壘以挫之按甲以待之必致復燕薊舊地則宜修文德養勇

真宗澶淵通好

景德元年正月威虜軍莫州並言契丹奚王及南宰相皇太妃

令公各率兵四萬餘騎自鑿城川抵涿州聲言脩平寨事及故

城上曰胡騎利戰野德治城堡或非其意詔邊臣謹尔候虜若

有事于三城則僅力城望都以大兵夾唐河令威虜靜戎順安

軍北平寨保州嚴兵應使仍廣門方由以拒戎騎若由未也則

以脩新寨為名儲瓦木于定州二月辛酉以王顯之天雄軍府

兼駐泊總管顯上疏請于文武群臣擇曉邊事者擢為宣徽使

委之方面武臣先以罪戾降黜者宜匿瑕再用監軍龐臣不須
多任十羊九牧古人所訛每歲防秋精旅分屯三路合戰多遠

期會望申約束如逐虜並令犄角相應自然軍威倍壯人心憎
勇矣如威虜軍魏能破契丹于長城口 追北過陽山斬級獲
戎器甚衆四月詔能率此部兵次順安軍詔高陽關都總管周
瑩等會兵境上文詔北邊諸路巡檢魏愿等赴高陽關東路季
政忠等赴乾能寧軍荆嗣等會劉漢凝田思明等率兵至莫州
順安軍七月又發河東廣銳騎兵赴鎮州八月己未以參政吏
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準並依前官平章事時契
丹多縱遊騎剽掠深祁間小不利即引去倘徭无閑意準曰是
狃我也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銳分据要害以備之九月丁酉上
謂輔臣曰景德邊奏契丹以謀南侵國家重兵在河北敵不可

狃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等曰陛下以
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驛澶淵然澶
淵郭郭非廣久聚大衆深恐不易况冬候猶遠更望徐而寇準
曰大兵在外須勞大駕暫幸澶河北所宜順動以壯兵威仍督
路進軍臨事 制然更不越澶州庶合機宜不 緩而若遂至
澶淵必不可久駐 都總管知軍府事命王顯 大軍 澄
代州副總管雷有終至 軍合寨于平定軍詔河北吏 所在
緩之仍頒賞格庚申令 邢州路劉用各率所部赴滄州邢州
屯守戎人 邀擊之北面副總管王超等引大兵屯唐河契丹
主 其母奉國入寇其統軍順捷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魏能

石普等率兵禦之能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輕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趣保州振武小梭孫密領十卒覘事中路遇虜前鋒密等射殺十人又殺其軍校獲所佩古羽林軍印使虜進攻定州城不利而北是日捷覽與契丹主及其母令勢及其母合勢以攻定州王超陣于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戰虜勢益熾寇準言邊事奏虜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兵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又在虜軍等處東路別无屯兵乞先發大雄軍步騎万人駐具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昭部分或不足或止發五千人專委孫全昭如在近求便掩擊仍令聞道約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及募強壯人虜境焚毀族帳討蕩生聚多遣探伺動靜以聞兼報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振石普閻承翰軍威與邢洛相望足為犄角之用又曰扈從臣士不當与大戎事鋒原野決勝負萬一虜騎已營具州以南即自定州發三万餘人俾桑贊等結陣南趣鎮州及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州審量事勢即至邢洛間焉輿方可順動更勅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陣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名又曰万一虜騎柵於鎮定之郊定州兵不可求邢洛之北漸被侵掠須分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迤逸東下傍城牽制虜必懷後顧之憂未敢深入若軍駕不行益恐蕃賊殘害生灵或

是車輅親奉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潤就近今易為置制會合控扼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政王欽若以虜寇深入密言於上請幸今陵陳堯叟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二人在旁準陽不知曰誰為陛下慮此策者罪可斬也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虜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眾勞逸之計我得勝美矣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知準惟有妄有開說疑沮大事前所以去之會上欽若大臣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乙未都總管提奉河北轉運司與為虜所獲虜即授以官利時虜母老小校李望都 不非唯 庭常荷邊 奉德音唯以 好必異膚慈

俯從愚瞽上 際亦以和戎為利朕初即位 仙命使訃告次

則何承矩翰請曰以為誠未交通不可強致又念自古獯鬻為中

原 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

雖至要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婦疑者言國中畏陛

下神武本朝雄當常懼一旦奉兵復幽州故深入為寇今既兵

鋒屢挫又耻于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上曰卿等言知

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

求若屈已安民時遣使命遣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閩南之地

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衆躬行討擊耳遂

以手詔 繼忠曰朕丕承大宝撫育群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

款勞兵而躡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父母倘
諸偃革亦叶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密實
之言即付邊臣聞奏繼欲先遣使命先達上未許也丙子以周
瑩為駕東西具奠路都總管杜彥鈞副之纂政敏為鈐轄葛霸
為駕前西面邢洛路總管工隱副孫全照鈐轄上召全照與語
命兼天雄軍及其翼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事机全照言若
虜南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足張
兵威乃詔用瑩若全照款擊虜即分兵擊之虜騎數萬入寇革
車兵敗擊之翌日復至又敗之遂北出境時并代鈐轄高繼勳
等

率兵來援登高望草城川謂琮曰虜衆布陣不整將不才也我
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戰合虜必南去尔起乘之大
潰與戰至寒光嶺伏發果敗自相蹂躪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
甚衆十月知府州折惟昌率所部兵自火山軍入契丹率州界
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衆生擒四百餘人獲馬牛羊鎧甲數
萬計契丹方圍奇嵐軍聞敗即遁去以何承矩知澶州詔雷有
終等率兵赴鎮州契丹遣衆訟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為備
仍令奇嵐威虜軍保州北平寨總管等深入賊境腹背縱擊以
分其勢令石罔路都監王汀率所部屯憲州如戒人自西谷
入寇即會代州總管折州駐泊兵拒之如奇嵐寧化軍入寇即
令麟府鈐轄韓守英率兵赴之庚寅命兵部尚書知青州張齊

令兼青淄 安撫使知制誥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
轉運及兵司各令其管内諸州 圖以聞既而虜騎稍南民大
驚 時濟謂急取死罪囚斬河 分使並河執旗 引去丙
魏能保 詔 深兵撓 受趙節度 都知秦翰乘使 事乙
已保莫州奇嵐威 是後也張凝田敏皆以偏師 凡數萬計
獨魏能逗遛无功契丹已領攻圍瀛州蓋閩南乃其舊疆恐難
固 早遣使議和上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
使固亦无損乃令樞密院擇可使虜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
自陳倘得奉君命死無所避上曰契丹先露懇誠永結和好使於
兵間用亦无他然小臣聞命請行斯可嘉也乃授利用閩門祇
侯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丙戌虜果寇
瀛州勢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声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驍
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知延州李延渥率州兵強壯又集具
翼巡檢使晋所部拒守逾十數日多所殺傷虜主及其母又親
鼓衆急擊矢集城下如雨死者三萬餘人傷倍之竟弗能克乃
遁去其衆猶二十萬謀欲乘虛抵具翼天雄軍十一月詔督諸
路軍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自虜入寇河朔皆城守右贊善大
夫王岍知翼州常有破虜之志日閱戍又集強壯練習之開門
樵採如平日常上言寇若至必可邀擊願勿以一郡為憂於是
虜遊騎逼城岍擊走之癸卯代州兵赴諸路會合召德清軍知

戎寇南侵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越澶州仍令駕前排陣使
分兵應接以其介澶衛之間素不修治屯兵寡少也辛酉今隨
駕兵自來日以次發澶州戊辰以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陳使
葛霸副之孫全照為都鈐轄張旻為鈐轄石保吉為駕前西面
排陣使王隱副之秦翰為鈐轄王繼忠之戰于望都也張旻為
定州行營鈐轄率諸將間道往援北至城已陷旻与虜戰身被
數瘡殺一驍將遲明復戰而繼忠為虜所執旻還言天道方利
客先起者勝宜大率伐胡并上兵師出境之日上以問輔臣皆
言不可乃止車駕將親征旻方成并代渡奏边事召还上曰契
丹入寇與卿所進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御策今須守澶洲扼橋

而未得人如之何旻請行上喜命為東面鈐轄先令至澶州候

虜遠近秦漢既受函督諸環城浚溝洫以拒戎馬功畢虜果至

翰不解甲胄凡七十餘日庚午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亢塞宜不戰而却有和解之象天雄軍聞虜

將至闔城惶惧王欽若与諸將议探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全

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择便利 當有全照請當之既而

莫肯若亦自分守門全照曰不 决南北相距二十里請 府

第保固心 大門北門 乃環 過 率 是古 門力戰殺

四虜遂陷德清 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並 在踰月不至

虜益南侵上 陵之課告上宜且避其銳者上 入内問曰人

謂上曰群臣輩欲將官家何之乎 速還京師準入對曰南巡

何如準曰群臣怯懦无知不異於向者婦人之言今虜寇迫近
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奎輿至
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万众瓦解虜乘其勢金陵亦不可
得而至以上意未決準出召殿前都指揮使高瓊謂曰太尉受
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
入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說詞
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尽在京
師必不肯奔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急幸澶淵臣等如
死虜不難破準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機
侍側上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詩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

虜勢益張或且駐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虜當自退矣上
意自決

甲 露寒 復且奏 念固許之矣然 馬可渡亦宜過為之
防朕貪憚不顧德義若盟約之際 北虜上天景靈諒必助順
可存 以便宜從事虜既陷德清是日率衆抵澶州 陣圍合
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又面戒利
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利用對曰臣嚮使曉
胡語人密伺韓杞聞其乘間謂左右曰尔見澶州北寨兵否勁
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
請會師平蕩至虜寨虜 関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

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 高正始遽曰今茲引衆而來
圖則本國之人負魏 已若北朝 息也 遺 意因 衛
大將軍 犹言曾利用所 悉具繼忠密奏中矣丙 持誓書
報 金帛之數如秋奏上謂輔臣曰韓杞與東之來 而不述
其主此蓋母專其政人不畏其主宜 母遂并致兩書又各送
衣服茶藥金器等東之又言衆北歸恐其緣邊邀擊有詔諸路
總管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契丹歸師利用之再使虜也
面請歲路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可以雖百萬亦可利用辭去寇
準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
十萬勿來見準 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

宮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上
復使問之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
豈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对上
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
万上不覓喜甚戊子上作回銜詩命近臣和幸北寨勞軍召排
陣使李繼隆石保吉宴射行宮亭咸賜襲衣金帶鞍馬仍奉酒
屬之繼隆等皆引滿因言曰契丹无名犯寨此蓋將帥非才致
勞陛下親駕戎輅冒犯雪霜當戎寇之深入也 群儀常務城守
若非決于宸斷尽出禁衛驍此則可保万年元事之分狀勁弩
控扼要害捷覽所將皆精銳方為異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

虎軍頭張環守狀子弩弩才發捷覽中額是夜死虜之入寇皆其首謀遂大按衄退却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丙子車駕發李繼隆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門巷湫隘望且于南城駐驛是日次南城以駟為行營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虜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簽書樞密院馮極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无礼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即麾衛士進輦叩陛上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驛未進瓊乃執槌擊贊天皆曰何不亟行今至此尚何疑焉上乃

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虜相視益怖駭馳騎傳報繫鼓誰譟漸次遁去民被駭掠甚衆无守視之者上覽觀營壁召見李繼隆以下諸將撫慰者久之賜諸軍酒食昏錢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曹利用赴虜寨見其国主群臣共議和好事議未决乃遣在飛龍使韓杞持国主書與利用俱还十二月庚辰杞入对其書復以関南地為請上謂輔臣曰吾固慮此今果然奈何輔臣等荅其書言関南久屬不可擬議或歲給金帛助其軍費以固懽盟惟陛下度上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无名必若邀求朕常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其不足

朝廷之体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
述可也賜杞襲人金帶鞍馬器幣与利用同往上不然數十歲
後戎且生心矣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扞禦之者吾不忍生灵
重困始听其和竒也準处分軍事或常言旨及是謝曰使臣尽
用詔今兹事豈得速成上矣而勞為辛丑錄契丹誓書頒河北
河東諸路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寇国号上乙亥知雍州
何承矩言將來契丹使入界欲令暫駐新城俟接伴使至迎于
界首送之承矩又言使命始通待遇之礼宜得折中庶可久行
乃悉條上手詔嘉納仍聽事有未盡者便宜裁处初命内侍右
班副都知閻承翰排辦礼信議者欲以漢衣冠賜契丹使者承

翰曰西北異宜各從其主俗可也上從承翰議二年十月遣度
文判官太常博士周漸為契丹国主生辰使侍禁合門祇候郭
成副之戰方郎中直昭文館韓國華為契丹国母正旦使衣庫
副使兼通使舍人焦守節副之監運判官祕書丞張若谷為国
主正旦使内侍崇班閣門祇候郭允恭副之自是歲以為常甲
午使臣自入奏言權場商旅貿易于北境契丹国主受其
饋獻必还其直又設酒饌結好事同一家道路永无虞兹
亦可見然更宜謹擇国母遣使左金吾衛經国母使左金
五丞諤引之使留信遐迩乾興元年夏六月臣奉
号勸因謂其垂二十年忽报登遐吾維慟又曰聞皇當

少恐未聞李何及薛貽廓至其道朝廷蕭氏曰汝可致書
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真宗靈御于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
日下令國中諸真宗諱易之遣殿前都檢崇儀節度耶律王
隱翰林李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奉祭莫右金吾衛上將
軍耶律晉寧引進使姚居信來吊慰左金吾衛將軍蕭日新利
州觀察使延休吊慰皇太后丁巳使者入奠大行神御于滋福
殿既而進慰書于東復承明殿進蕭氏書及其還也又辭大行
于滋福殿退詣崇德殿閣門使宣大行遺旨曰兩朝歡好務以
息民繼及子孫承存誓約

真宗聖政

太宗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奉遺制即位四月戊戌始見群臣于
崇政殿西序癸卯宰相品端加左僕射甲辰太子賓至為工
部尚書李沆為戶部侍郎並參政工部侍郎郭贇翌日求對懇
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奇尤重卿宜亟去上召輔臣問曰郭贇願
留如何對曰近例亦有之上曰朕初嗣贇治大藩而不行則何
以使人卒遺之上謂宰相曰朝行中頗有淹滯之人如梁周翰
夙負詞名三十年躋於衆僚甚可念也朕在所宮多令楊億草
奏文理精當世罕偕者宜即加獎擢辛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
梁周翰為駕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楊億為佐正言
館職並如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各一百字一篇

百字惟周翰不朝試而命為乙卯群臣三上表請御正殿從之
五月丙寅始御正殿視朝御後閣事如常儀丁卯詔御史臺告
諭人君有過政事或虧軍事歲否極建抗疏以聞庚子詔
北至蕃未聞九年之蓄又詔三司及茲歲稔准發運使
諸路轉闕上初聽政嬪御頗多等曰陛下月上謂宰
相曰甚無益在朕薄德乃為瑞也辛丑詔天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
是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机務章再拜乃德請入謝便殿命
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數刻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
書舍中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向也若水
好汲引後進惟重賢士上謔如也其在樞密同年生有為縣佐
者每謁見若水必序齒而拜之上居憂日對輔臣于禁中每見
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願命
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又以端膺休洪大宮庭階祀頗峻命梓
人為端納陞秋七月乙丑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國大事徑
久之制端陳當世急有條理上聖嘉納丙寅令諸駱轉運使更
互赴闕詢以民間利病八月己亥以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罷
旌鉞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嶠並為樞
密副使上謂之曰近密之司典領尤重必素有名望端毫兼厚
者處之乃可鎮靜而責成彬以耆舊冠樞衡之首敏中及嶠欣

助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才畧過敏先是西北用
兵敏中專主謀議至于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
仕藩府最旧故百加擢焉乙巳令豐彬赴中書札上彬請就樞
密院上以彬位兼左相特罷異之九月先是寿洲献绿毛龜金
文絜然界道上以為界蟲而毛天意或有所誓戒令宰相詳考
以聞于是吕端等言臣等寡聞安知天意然嘗聞于師曰圣人
之意與天符合苟睿思徘徊属于一物必神灵眇矍有所啟焉
今神龜所得之地一名寿春陛下須升皇儲實自寿邸由是言
之則是龜也特為陛下而生將使陛下後天而老既寿且昌

又龜在族義生乎陰介者剛物也 秋之類皆稟陰氣天戒若

曰將 未庭乎望陛下欽若天意 日則灵物之出豈徒然

上 以為龜有毛者文理 毛文理之華者豈 朕意為比部

負外 惟新所宜 善道唐虞之 施于君子任賢勿口愛而

知其惡情 遊无以血方 剛而 大行之惠茲答天地敷錫

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 建議請增損旧政者上曰先

帝 名此款我兒有常德久于其道也 因極之 因涕洟沾衣

左右无不敢咽丙寅復初分三司勾院 三命官各判之以太

常丞王欽若判三司都催次馮由司欽若新喻人初為亳州判

官監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湿不為愛民自遠來輸租食穀且不

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湿穀即不致朽敗

太宗大喜乎詔褒答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蠲七十縣
民租特有飛語聞上言按曰官歛收民情所蠲放皆不實太宗
不悅御史臺探帝意遣使覈實乃詔東西諸州選官閱視亳州
當按視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覆按甚詳控疏言田實早開
封止放七分乞全放既而他官州所遺官並言諸縣放稅過多
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為欽若危之逾年而上即位于是擢用
欽若因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以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為
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欽若既為三司屬虞部員外郎母賓古
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訖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將
而蠲之欽若則夕命史治其數翌日上之上文驚曰先帝顧不

知也欽若余曰先帝固知之殆晉與陛下狀天下心尔上感卒
從其言十二月戊午午秘書丞勾當事兆府三白渠孫勉上書
言九事一擇貧材二詢謹議三遠邪佞四務節儉五明賞罰六
謹号令七重使介八審薦奉九推恩信賜詔獎之尋 試授直
史館因初罷節鎮統支郡以轉運使領諸路事其合別未有定
制京西或為兩路又為陝府西北路淮南分為西路江南分為
東西路 湖西路或通置一使兩浙或為東北路其西南路其
西路實兼福建劍南初曰西川後分陝路西川又分東西路尋
并之是歲始定為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日河北
路四曰何東路五日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

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
川路十三曰陝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咸平二
年三月戊辰荆湖南北路始置兩使

咸平元年正月辛酉朔改元夏四月 路逋欠先朝每有赦宥
皆令蠲 更理納頗聞細民愁嘆甚亡 路轉運使州軍吏按

百 欽若之言也徐逋欠 由是春欽若益厚 察官吏事權

甚 听察遠方 廉平之吏寬 端久被病詔免朝 為太子

太保戶部 郎參知政事李沆並平 至罷為武勝節度使已

舒罷為禮部尚書樞密副使 部侍郎密 副使戶部侍郎

知政事翰林李士揚斲為工部侍郎宋 為樞密副使庚寅上

謂輔臣曰群臣衆有謗言達于朕听者詢之于衆似得其實然
人誰无過但能循省迂革則為善矣朕因不以一青廢終身之
用也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宮宮自理于上前
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其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
焉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已彼所分財多汝所分財少
乎皆曰然乃命各署狀給安即遣兩吏送甲入乙家乙入甲家
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遂止明日以聞上大說
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者上自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
王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
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軍士校試武藝日中而罷夜則

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十一月戊午
上謂輔臣曰國家所僅檢約為先節用愛人民俗自化張齊賢
曰當稱大禹克儉于家老氏三宝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
之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借則家余貨自然廉遜與行盜賊鮮
少虫之之衆登于富壽也二年二月辛丑太常丞判三司催欠
司王欽若表述上登位以來放天下逋欠錢物千余萬釋繫囚
二千余人請付史館上謂輔臣曰茲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承
先志耳因命李士院召試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
獨敏于史事兼富于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
之制告已自上謂宰相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進
求進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矣不至耳浮薄之風誠
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閏三月庚寅詔有司力
後之无名營繕之不怠者悉罷之上以亢里詔中外臣庶並直
言極諫詔書略曰朕累降詔書大開言路頗多叢脞罔副詢求
思得讜言以蒼天休善者必加甄嘗否者亦為優容勿尚靡辟
後談鄙事時有上封事指中書過失請以罷免者上覽之不悅
謂宰相曰比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警之李沆進曰
朝廷此開言路言之當理宜加旌賞否則晉中可也 台輔
如蒙罷免乃是言事之者矣四月丙子上謂輔臣 詢德行
則罕見其人夫德 忠臣孝子豈无德行 姊訟家財婿言妻

且有遣書令異 酒酹地曰 財十之七 三給壻皆服詠
明 轉運使申淳德化惠 減直而入之十一月下御朝元殿
受冊尊号 加門下侍郎戶部侍郎李沆 边境駟騷取未月
暫幸河北 師甲子次大名府上御鎧甲于中軍樞密 使王
湜分押後陣橫亘數十里三年戶部判官有司諫直史館孫何
出為京東轉運副使上疏曰國家共治之任牧守為本親民之
官令長為急前代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其遴選可知
也今則兼隋唐取士之法參周漢考績之制然而資蔭登朝居
千騎之長胥徒祇役門百里之封或月不知書或心惟瀆貨屬
當盛世尤宜釐革望今審官院吏部銓凡京朝官籍入仕者非

灼然績狀勿與知州之縣官流外出身者非有履行殊常不擬
縣令庶分流禹用勤士民十一月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
事張齊賢與李沆並相情好不叶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
不且致議者以為踈濶辛卯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冠弁
欹側幾顛仆殿上御史中丞動齊賢失儀齊賢自陳因寒飲酒
禦之遂至醉頓首謝罪上曰卿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與
憲朕不敢私甲午齊賢罷守本官四年六月壬子上覲稼北郊
宴射于含芳園都人望見乘輿抃躍稱萬歲呂蒙正曰車駕遊
幸百姓歡呼如此物情不可強致蓋陛下臨御五年務行仁恤
所以中外咸悅上曰但不擾之自然快樂蒙正又曰今秋大稔

太平无象時和年豐即為上瑞上曰朕以边事未寧勞民供饋
盖不獲已也苟能選將練兵駢戎寇使不敢侵掠則近邊之
民亦獲安泰矣冬十二月丁亥幸龍圖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
及古今名畫御崇政殿閱張去華所著元論及國田圖謂近
臣曰徑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為先朕常冀邊鄙稍寧兵革粗
足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十二月乙卯工部侍郎致
仕朱昂獻所著資理論論時政賞罰得失且言天下至廣宜急
擇賢才以張治其儻限以常牒則英後死由自達矣上曰昂已
退居復貞直言可嘉也命以其書付史館乃錄一本留中六年
九月上又謂近臣曰比來備边專意西北至于遠方殊俗要不
可忽如川廣荆湖常須訓練齊軍伍以為邊備也十二月癸亥上
親問逋負名籍囚四千一百六人蠲物八万三千謂蠲放
逋債減除率欽其數虧損國計為言上曰非理于出納固
有司職也

景德元年六月丙辰昶或非素願因而得輒詣闕庭使到
州其為首者郎中邊蕭殿中郎郝太冲李玄太國子
博士陳昭度太若谷姜與殿中丞皇甫允崔遵度中舍曹
度將作其姓名今閣門祇候崇政殿闕每对必往復紬繹
其詞氣或註文為省府判官或升其差使為仲謀高密人恊
帛第州若谷南劔州涉虞城遵度淄川人也好事者因号越

等為二十四氣以北唐修文館李士四時八節十二月之數元
秋七月先是上召翰林李士梁顥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顥
曰晁迥篤于詞李盛玄敏于吏事上不合徐問曰文行兼著如
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材識兼茂体裁疑遠求之具美未見
其比也顥卒乙酉以知制詔趙安仁為翰林李士玄余杭人
也後改名度沆死中書無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準乃先
置宿德以鎮之庚寅廷翰林侍讀李士兵部侍郎畢士安為吏
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詎可與卿同
進者士安言準天資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上曰聞準剛使
氣可士安曰準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

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狄跳梁未獲若準者正宜用也
不越月遂與準俱相九月詔諸轉運使副辨察所部官吏能否
為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无廉奪清白而无治
聲者為次畏懦貪猥者為下並列狀以聞從右司諫高伸之請
也三年三月己未太常丞有集賢院任隨上言上覽而加之乃
降詔曰國家設諫諍之官廣求之路蓋欲弥縫闕漏啟迪聰明
而處職者姑務因循罕聞塞諤茲為尸祿曷副虛懷自今宜竭
節箴規悉心獻贊罰之典斷在必行八月丁丑上謂王旦等曰
凡裁度機務當知本末朕每與群臣議事當務從長雖言不盡
理亦優容之所冀尽其情也若果決行事若是為難周世宗固

英主然用刑峻急誅投過當享祚不永豈不由此乎癸未詔以
來年春朝謁諸陵司天言歲在酉戌乃可行上謂輔臣曰今封
疆寧謐氣序始調所謂人情乎天道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虛心
求治屈己為民夷狄懷徠歲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稱
賀上曰亦卿等之功也朕觀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
憂不治今四方无虞卿等宜謹守徑制審于出令耳四年二月
壬申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 秩賜与不使過分者罪
未嘗 等曰前代事迹昭然足 也內侍史崇貴嘗使渴有佐
官名昭度 命能採善惡固 人未為厭 若等曰近 宸殿
有頌告者 諭乃退恭宗為勳 而史臣以逢吉之黨 事迹

尤宜區別善惡有

理論之以資世教五月

奏薦者王旦日

人之情偽固

薦揚或稱其能而情排抑唐

已將以計去之

乃稱其有將帥材而敬玄卒敗軍

皆不以國家為慮者也上

曰若然則險偽之輩世所不能絕也六月上又謂極曰齊賢仲

舒每言朝廷當選任英俊勿使沉滯下位及令奉官不即應詔

泊追之亦後于衆人豈不畏言行之戾耶秋七月上謂輔臣曰

比詔庶言上殿不得以无名劄子奏事蓋慮邪說因緣交聞而

近日以來殊无獻言者卿宜勤接士大夫察問四方事以聞詔

翰林遣昼工分詣諸圖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付樞密每發兵

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八月壬戌是月諸路皆言大稔淮蔡

問麥斗十錢粳米斛錢二百詔三院御史命大臺采聽聲不
稱職者具以名聞上封者言愚民无知信佛過當謂捨財可以
邀福修供可以減罪蠹害斯甚宜行宜止上曰習俗既久安可
遽絕然佛之為教本于修心若能悟理為益滋大又其教尚恐
則因君含垢亦其義也因君苟能憂勤政治惠養兆民不必像
設自為功德耳十一月丁丑上謂王欽若等曰近有西北使還
者言順安軍西至定州曠土尽墾澗苗稼豐茂民无差擾物價
甚賤惟當慎擇守臣使不生邊隙也馬如節曰西北二方久為
外患今契丹求盟復臺請吏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如唐室正現
開元祿為治世措置兵甲樹立屏翰皆不得其宜終成尾大之

患當今兵柄尽皆陛下掌握至于一命之士皆由指授上曰前
代未治之君一亦多知德宗思欲威加天下知書自任群臣雖
復上言多所不愜以是人頗循默此亦可深戒陳堯叟曰唐太
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太宗退有憂色蓋以天下至廣
深居九重不能周悉而群臣之見亦未及遠此太宗所以憂也
今陛下斷如流尚以為戒茲實天下幸甚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上語輔臣曰京師遠遮遠來漸事奢侈衣
服器玩多鎔金為飾雖累加條約終未禁止計所費歲不下十
萬兩召詔三司使丁謂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
塗金銷金之類亦不須用

五月甲申上出 非多然幽 節用之一 烏二年四月 詔
雖減價可更斗 京市物價以故稍平 无事累歲豐稔若所
在 致求賢猶慮在下位者思 知且峻用之既久不為朝廷
當即故曰苟得其人則國之利也八月 甚还自東封社民
乃服以迓車駕上見之怒遂令出俗為道士由是天下無敢犯
禁者

十一月丙辰上作文武七條賜文臣任轉運使以下至知縣者
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檢者賜幕賊州縣場務官戎勵教又思
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以并賜一軸三年三月丁酉上謂
王且等曰自此鄙侑好疆場不聳朕居安慮危因敢暇逸嘗著

文自誓置之座右乃出貴廩食珍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以示
且等上作念遠詩賜近臣和上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文武中
固亦有人蓋不輕陣无由知之雖天下无事然兵不可去戰不
可忘古之道也四年五月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諸州循偽制成
丁身錢歲凡四十五万四百貫民有子者或弃不養或賣為僮
僕或度為釋老秋七月壬申朔詔悉除之五年七月戊辰龍圖
閣待制張知白上言竊覽方冊見唐虞之制立四嶽十二牧于
是百工允釐百揆時叙又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史載
宣帝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之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
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示不朽後之人孰不稱

頌哉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守窳見朝廷重內輕外每
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
于此望于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輟近侍率
先具寮鳳閣侍郎常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
見浙江大郡方切擇人苟有關負碑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
脩矧方用非遙事故仍在倘以為允乞奉而行上曰知百援引
故事請重親民之官良可嘉也然以累更外任方在要職不許
八月知昇州張詠頭瘍其求分務壬寅命薛映代之映至昇
州租牛死租不得蠲上覽奏遂詔諸州條上悉蠲之後
万国不愧賢也然之意六年七月

務登揮至道刑于天

之意六年七月

器之稅上曰

郊詔諸路

達于淮

餘之則俾均諸倉監

官等並

理為勞績但一界乾

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 察

推官朱昌符等四百六

其中才不才朱可尽知王旦

亦為

多矣然遭逢盛時登此科

何遠因言昌符即台符之弟閏六

月庚辰王欽若

準詔編修后妃事迹七十卷賜名彤管懿範

上謂輔臣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愛民抑

暴而已吏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掇斂以為公或曠職務

以為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十二月己亥以御製陳書詩并注

賜輔臣曰隋煬帝初平陳斬五佞人以謝三吳當時天下稱賢

及其无道乃過後主深可嘆也王旦等曰陛下博觀載藉非惟

多聞廣記皆取其規鑒談徑典必稽其道語史籍必窮其事論
為君必究其治亂言為臣必志其邪正加以秉筆立言皆化人
垂世之作今之文章爾雅措紳稽在皆聖訓所及也九年二月
乙酉上語宰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優劣因曰姚崇宋璟真明
相也明皇委之不疑誠為至當而過信因忠林輔深可惜也王
旦曰奸邪之人誣陷良善其言似忠人主難辨而外人罕敢極
言以取禍故因忠林甫得以專陷人人君若能察諂人而自進
者上可見其七八唐室顛危教矣而人歸唐德者賴祖宗仁恩
浸厚也秋七月辛亥飛蝗過京城上出死蝗以示大臣曰朕遣
人為祈禱蝗多死者翌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未日蝗實

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灾灾弭幸也又何駕
焉皆力請之旦固稱費可及於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

墮于殿庭間者上顧謂旦曰使百官可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
下笑耶執政皆頓首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也九年七月甲
子詔自今天下郡官職由並須遵守元制无侵擾客戶遇灾沴
即蠲省之先是殿中侍御史王竒請籍佃田以助賑貸上曰
朕以此田均濟官吏人各足用責以言謹耳竒未曉留上
供米五十万以備飢年龜山僧智悟請就開宝寺不雨上憂
形于色減膳折慶分遣官致謝和九月上謂姓復後軍士
中以愛民此寔蠹政天禧元年春上曰省灾異二

曰察黨与六曰謹 發常平倉粟置揚十四 五月戊申詔以
仍歲蝗 量安撫所至不得晏樂游從 得迎送殿中待御史
張廓言 糧斛者欲誘令奔放以濟貧民俟秋成依卿例償之
如有欠負官為受理浚之八月上欲相王欽若王旦言旦令在
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之人當國雖
古称立賢无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君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
公議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宰相欽若欽若嘗語人曰為王子明
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二年正月詔諸路灾傷州軍並設粥賤
糴官粟以惠貧民三丙辰上謂宰相曰兩足麥茂豐稅可期貧
之民事須極濟州縣先貸糧種或怒吏即收理宜亟止之八月

乙未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左正言集賢校理宋綬言本司屢
經恩赦除故欠負差官詳定內有事節未圓者九六十八州軍
兵六百七十三万貫石斤兩計三千二百餘人至今報應未備
望令轉運司選官与長吏催欠官詳酌如合蠲免限半月開奏
浚之於是皆獲蠲免為三年四月己亥召山南東道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永興軍府寇準赴闕六月甲午左僕射平章事王欽
若罷為太子太保十一月庚辰屯田負外郎鍾離謹言切見諸
州長吏終境內兩足苗長即奏豐稔其後霜旱螟蝗灾沴皆隱
而不言上罔朝廷下抑民倍請自今諸州有灾傷處即時騰奏
命官檢視如所部豐登亦須俟夏秋成日乃奏如奏後灾傷聽

別上言隱而不言則論其罪從之四年九月己酉以會靈觀判
官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呂美簡為刑部郎中龍圖閣學士權知
開封府夷簡治開封府嚴辦有声上識其姓名于屏風意將大
用之也十二月丁酉上不豫久事多遺志欽若先以太子太保
在東宮位三少上下謂不悅因改授司空欽若晏見上問曰卿
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知中書上頷都知送欽
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之曰上命中書設饌耳欽若飢
出使都知入奏以无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
麻謂上但聞宣制亦不知悟也乾興元年春上崩于延壽殿

真宗陵名曰永定陵冬十 聖元孝皇帝于永定陵已書

真宗經制西夏

至道三年上即位 去王師俘馘 災卒 乘來即 宜庶閑
應詔上疏 芻粟利害有取舍靈武康 兵不與而輓運 矣
今關西二十五郡 兩稍愆秋田失種府庫 秋犯塞則朝庭
何備之臣 慶州延州清遠軍隍州同時 此非小變也關輔
若有寇盜弄兵葦蒲聚嘯則臣 吳蜀闖越淮南湖南將有幸
灾而乘便者又言聞朝庭遣使往諭廷賊繼廷聞朝廷告哀亦
能奉部族大臨徧素受命貢奉謝恩即未聞乞守塞垣又未聞
乞歸朝闕大臣必有擬議必有藏謀之允減計必先定翌日
又奏今靈州閉壁以待饋糧不敢禦寇昨聞百官饋送糧草死

者十餘萬人糧草二十五萬到者七八萬非我人劫掠之又非
我人殺戮之也自相蹈藉或因被劫奪飢餓既衆死亡遂去
維援之以甲兵迎却害之者士卒今關西人父哭子弟哭兄妻
哭夫悲哀之聲感動行路冤枉之苦軫惻聖心非三十年生之
聚之教之化之未可以致太平也冬十月通進銀臺司田錫又
上疏曰昨楊允恭請置糧草車三千輛須推車兵士一千人允恭
事見九月內盧之翰乞自京支撥錢四十五萬貫度支奏五月下旬
靈州米斗十貫文須車子運糧是邊上素无儲備矣請自京支
錢是帑庫素无積畜矣米每斗十貫是靈州今已餓殍矣未審
朝廷惜靈州有何所得弃靈州有何所失陛下宜精于所慮斷

在不疑十二月辛丑上訪宰臣以靈武事宜參知政事李至上疏
畧曰夷狄狡詐古聖人置之度外何必竭膏血較勝負靈州自
鄭文宝為國生事致朝廷旰食懷西顧之憂關輔生靈困轉戍
之後積骸蔽野十室九空餓殍滿城邊畎尽歿滯然空壁老我
師徒而張頤待餉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万而止獲六万此則
求欲固守不可得也臣料繼若急攻不已則城危可知今緩而
來者欲竭我財用因我民力墮彼之計也當此之時若不改絃
易張則前日之患未艾也或言靈州者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
可弃之反為敵有臣應之曰凡謂咽喉者必金城湯池屯兵積
粟四出以邀之多方以扼之今則閉壁而已自固不暇何咽喉

之有哉且螫手斷腕事非得矣蓋所保者大况繼迂之衆行逐水草居无定所豈有如漢兵守碑必不然矣李繼遣使修貢求備藩任上 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陰姑務寧靜 官爵甲辰以銀州觀察使 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鄭州防禦使遣還 湜知上意必欲 深西顧將議 遺命實 上甚 路

咸平四年十二月 過党項朝臣互執利 而呂蒙正王旦王欽若以為 恐勞民向敏中周莹王繼英 上以境土遐邇難可遙度其所事 館洪湛侍禁閣門祇候程順奇同往按視焉時 孤危詔群臣議弃守之宜知制誥楊億即日奏疏畧曰臣切見太宗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

才五六千而已閩外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致命羗我畏威朝廷无盱食之憂疆場无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教人各部諸郡量其所將兵多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稅 恣其犒設令開幕府召髦俊為僚伍咨以策畧勇力之士稟其指縱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宜而行倘賊迂侵邊群軍城擾內屬蕃部並唇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召發內屬討虜生羗俘獲之餘尽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明立賞格厚啓戰功即迂賊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垂筑屈獨行誰与為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与大邦為讎哉若欲謀成庶堂功在刻漏臣

以為北虜方黠其財猶豐程羶之群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存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祇得兩三驍將付三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分守邊郡賊迂便可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无事矣上訪於左右輔臣咸以為靈武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上頗然之宰臣李沆奏曰若迂賊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上愕然曰卿何独与衆異也沆曰臣謂莫若發單車之使召諸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閏十二月

丙戌

西面行營

秦翰為鈐轄領

上二畜其

一置資

一遇賊即變而為

至則易聚而可弃力畜

五年

正月甲辰以右僕射

渭鎮戎軍經畧使判邠州令

駐泊兵

並受齊賢節度初慶州發兵

中丞鄭文宝素知西边山川險

易上言必為徙迁所已而轉運使陳希果沒于賊，進陷清

遠軍文宝時居母喪服未除即命駟召文宝詢其策畧文宝因

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不可弃於是遣王超西計乃詔復文

宝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隨運轉運使事孫全照至綏州乃

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丁丑詔知天雄軍工部侍郎錢若

水与并代鈐轄陳興乘傳詳度之倘有所利亟令施功如其不

然即可罷役三月李继迁大集蕃部攻陷靈州知州內客省使

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在靈州凡二年謀緝八鎮兵屯田之

利民甚賴焉及被圍餉道斷絕孤城危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
大軍訖不至城遂陷四月錢若水上言綏州頃為內地民賦登
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趙保忠以來戶口凋殘今欲復城之用
工計百餘萬又須廣屯戍兵倍于曩日且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
地隔黃河及大小鉄碣二山又城下有无定河緩急用師輸送
難阻且其地无險卒陣於此郊授以成筭則前日虜衆侵奪必
能戮彼渠魁遏其壯勢又我寇之退走也若會諸將襲逐必立
奇功陛下復念其請盟許其修好安民息戰示以好生不令邀
擊開其歸路臣等无以展尺寸之效上曰北狄自古為患倘思
平日憤恚尽討殲夷則頃日尋干戈歲有勞費今得其畏服義

息戰安民甚慰朕怀亦卿等之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寇雖
上稟宸畧至于戎人侵突之際分布行陣指揮方畧皆出于繼
隆繼隆曰契丹之敗並出全謀然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
保吉上曰將帥如此協和共圖勲績軍旅之事朕復何憂契丹
雖北去未即出塞頗縱游騎搔擾具州天雄軍居民驚移入郭
詔高陽關副總管曹璨帥所部取具異路赴瀛州以張凝為沿
邊巡檢安撫使李繼和付之選天雄騎兵三萬為燦後繼以躡
我寇敢肆劫掠則所在合勢剪戮仍遣使諭契丹以朝庭為民
庶尚有驚擾出兵巡撫之意又賜王繼忠手詔令告契丹悉放
所掠老幼 衛指揮使刘晋領兵奪戎人車牛 超等分三路

兵營在河南者 隆石保吉領之天雄軍始 照欲開城拒之
王欽若曰 刑是成其叛 勞飲宴 矣親王 以雄 師是
日 曰不如此則 事王旦叔東京留守 有陷虜者旦上言
國家掣 万願出錢帛數十萬贖其人 車駕發澶州張凝等
奏率兵至 北去不敢侵掠覘得戎首與其母已過定遠軍王
且奏北朝以厭禁樵採仍乞詔張凝等无使傷殺北朝人上
謂輔臣曰昨倘狗群議發大軍會石普楊延昭所部屯布汧河
諸州邀其歸路以精稅追躡腹背夾攻則虜必顛沛矣朕念矢
石之下殺傷者多雖有成功未能尽敵自茲北塞常須益兵河
朔人民无日休息况求歡盟已議俞允若彼自喻盟約復奔于

戈因而誓衆中外同憤使其覆亡諒亦未晚今張凝等出兵襲
逐但欲絕其擾攘耳左右皆稱万歲延昭嘗言虜頓澶淵去境
北千里許人馬罷之雜衆易敗凡所標掠悉在馬上願飭諸軍
扼要路掩殺胡兵殲即幽易數州可襲取也奏入不報延昭獨
帥所部兵抵虜界破古城俘馘甚衆李继昌至虜帳群情大感
悅館設之礼益厚即遣其西上閣門使丁振奉誓書未上戎戎
車駕至澶州初有澶州寇準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諧謔誼譁
達旦上知之喜曰得渠如此何復何憂乎時人比之謝安既而
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准初欲勿許且昼策以進曰如若
脩葺未備蕃寇奔衝則难于固守况此州城邑焚毀无尺椽片

瓦所過山林无巨木不堪採用徒為煩擾絕无所所已罷其後若水復詣闕面陳其事上甚喜納初若水率衆過何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為戎將所服上知之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尋復遣若水巡檢陝西汾邊諸州听便宜制置邊事及还拜鄧州觀察使李繼廷復以二万騎進圖麟州金明巡檢使李繼周擊之未解麟州濁輪部署曹璨請濟師上曰麟州扼險三面孤絕州將戮力足以禦賊但憂城中乏水既而賊果掘水寨詔發并代石隍州兵拔之李繼廷率衆攻麟州四面負板薄城者五日知州閻門祇候衛居寔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傷万余人丁丑繼廷拔寨遁

去壬辰上始聞麟州捷奏謂左右曰廷賊猖狂以來未嘗如此喪敗加加以威虐脅從其衆若頻有奔竄人心必離易為尙也詔以衛居寔為供備庫使通判以下並迁各賜錦袍金帶仍令藉立功將而彼圍之際暴雨沾洽人皆有泉水列寨為防而垣墻河東部井匠至州開鑿部署以下詔書諭所景德元年正月丁未李繼迁之陷西涼也都首領支偽降繼迁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耆龍族合擊之繼迁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三十井死其子阿咎嗣位名德明遺中使齋手詔諭西面緣邊部署鈐轄等宜承賊迁既死速圖報攻取之策飛駟以聞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邊議趙德

明事五月甲申朔以兵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為鄜延路
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于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
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崇貴為敏中實摠其議焉二年六月辛卯
鄜延路鈐轄張崇貴言趙德明以奉表歸款令河西蕃族各守
疆界詔諸部如德明无所侵擾則勿縱兵出境甲午張崇貴自
延州入奏詔諭以繼遷昔時變詐之狀今當使明德自為誓約
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弟子入宿衛送畧去官吏尽敗蕃漢
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稟朝旨凡七事則授德明以定
難節度使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四萬貫尺兩茶二方斤給內地
節度俸听回鹘往來放青鹽之禁凡五事仍遺閣門通事舍人
焦守節偕往呼德明親信示之如能順命即降恩制既而德明
使張浦詣崇貴等面議及致書疏但多邀求不肯自誓約也趙
德明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
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雖教遣使修貢然于七事訖莫承順累
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
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得攻劫西路進奉
蕃部綴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它約悉除之然亦不听回鹘往
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乖前議
請皆與之上以德明變詐難信倘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
等詔令熟計復奏

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涇原儀渭鈐轄秦翰知鎮戎軍曹瑋等各請出兵討賊上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初請命于朝瑋言繼迂澶河南地二邊不解甲使中國西顧而憂戒後更盛強難制願假臣復以河南為郡縣時不其書不報向敏中等約但令遣長子親得攻叔內屬蕃事頗為要切願與之空接取進奉復賜敏中等詔令脅攻叔事狀付敏中亦當重作要約絕其貴入奏趙德明遣牙校言保吉臨終謂之曰尔當納但連表上祈得請而已禁雜宣命未許然誓立功効冀為異日嘗典嘉獎焉冬十月庚午朔以趙德明為定難節度使西平王給俸如內地又錄德明

誓表令渭州遣人賞至西京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辛未以六宅使樊州刺內侍省右班都知張崇貴為皇城使誠州團練使內侍省左押班都知賞其功也丁丑以內侍右班都張崇貴為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襲金帶金鞍勒馬銀万兩絹萬疋錢二萬貫茶二万斤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戊辰趙德明嘗以飢上表乞糧数百万上出其奏示輔臣衆皆怒曰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約妄有干請乞降詔責之王旦獨不言上曰卿意如何旦曰臣欲降詔與德明言尔土穴饑朝廷撫御荒遠固當賑求然極塞芻粟屯戍者多不可輟易已救三司在京積粟百万令德明自遣衆來取上喜從既而明受

詔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臣不合如此

丁寇南遷之禍

天祐三年夏五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寇準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保信軍節度使丁謂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李士盛度以為參政改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誥辭謂甚恨為謂在中書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甚媿之由是傾誣始萌矣四年六月丙申以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寇準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為為樞使曹利用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即利用由是御恨丁謂

遂合謀欲排準翰林 誦姻好而惟演女 豫雉于語言政事

固刘氏宗人 準必請 曰皇太子 固万世基本丁 臣

為翼上然之 且欲援億以代謂 剪燭跋中外无知者 準

請罷政事上不記與準 知制誥宴殊入禁中示以 臣戢也

乃召錢惟演須臾惟演 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

授準太子太保 曰與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礼惟演請封國公

出袖中具負策以進上子小国中指菜字惟演曰如此則中書

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誤召因言恐泄機事

臣不敢復出遂宿于李士院及宣制則非殊疇昔所見者不知

殊所見除目又何等也殊不以告人故亦莫得其詳云秋七月

寇準罷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于上前曰準自罷政轉更交結中外求在用曉天文卜筮者皆過召以至管軍臣僚陛下親信內侍无不着意思小人朋黨誰惑全听不如早令出外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見中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上曰與河中如何惟演乞召李迪喻旨上曰李迪何如惟演言迪才短不能制準惟演又言寇準宜令早出外準朋友盛王曙又其壻作東宮賓客惟不畏懼今朝廷三分二分皆附準矣迪既除相準為太子太傅萊国公如故七月庚午以丁謂馬制誅云 過零陵踰大披 長問而責之曰奈何 其在道州晨具朝服 誦讀賓至笑語自若初

絀皆非上本意歲余上忽 準何也左右亦莫敢对上崩九月丙辰以樞密副使周起知青州簽署樞密院事曹瑋環慶路都部署管勾秦州兵馬起素善準而瑋亦不附丁謂、惡之并指為準黨故俱罷自寇準貶斥丁謂侵權至除更不以聞迪憤懣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余年位宰相有以報困死且不恨安能附权臣為自安計乎及議兼職上欲令太子以致令大臣各兼東宮職時迪已帶少傅欲得中書侍郎謂執不可遂草熟狀為加門下侍郎兼少師迪加中書侍郎兼丞故事兩省侍郎无兼左右丞者迪旧人當廷中書謂專意抑抑迪迪不堪变色而起丙寅晨朝迪以謂改廷林特因詔謂引守版欲繫謂

謂走得免同列極意何解不听遂入对于長春殿内臣自禁中
奉書置榻前上曰此卿 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臣請不受
此命因斥謂奸邪弄权中外无不畏權臣願与謂同下憲司置
对且言寇準无罪罷黜朱能事不當顯戮東宮官不當增置又
錢惟演亦謂之姻家臣願与謂惟演俱罷政柄望陛下別擇賢
才為輔弼又曰曹利用馮極亦相用黨上願謂曰中書有不當
事即謂曰願以詢臣同列乃問任中正王曾皆曰中書供職外
亦无曠闕事項之謂迪等先退独樞密使副議之上怒甚乃命
李士刘筠草制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迪知鄆州制書猶
未出丁卯迪請对于承明殿又請見太子于内東門其所言不

傳謂陰苗浚入惟演恐謂出則已失援白上欲留迪戊辰謂以
戶部尚書迪以戶部侍郎歸班事頗迫遽其制詞舍人院所草
也筠所草訖不行已已謂入对于承明殿上詰所爭狀謂曰非
臣敢爭乃迪忿詈臣尔臣不當与之俱罷願復留遂賜坐左右
欲設整謂願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杻子進于是入内都知
張景宗 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 鄆州放朝辭即時赴
任時 相謂既復相其制亦卒 制筠不奉詔乃更召 敢揖
盖有所愧也 臣曰昨夜皇后笑 敢應迪進曰迪不得
乾興元年 初從易以送 吉州從易因对時貶道州謂又
曰常以故事相之謂 州司馬寇準為雷州司戶 使準坐與

怀政交通迪坐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若停以弟舍假準曾
跣然懼遂不復爭知制誥宋謂嫌其不切顧曰舍人都不解
作文字耶綬遜謝乞加筆削謂即用已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
干犯之際屬先皇遺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沉劇皆謂語也謂
惡準迪必欲致之死地遺中使齎敕就賜二人中使承謂旨以
錦囊貯劔指于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方與客宴客
多州吏也起逆中使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月故不答衆惶恐
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
使不得已乃授以軟書即此錄事叅軍借綠衫着之矩終至滕
拜敕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州縣以竹輿迎之道

儉不能進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
為之泣下既至吏獻以圖徑首戴州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
曰吾少時嘗為云去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得
喪豈偶然哉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于他日即自裁不死其子
東之救之乃免人往見迪者中使輒藉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
腐弃捐不与迪客鄧余怒曰豎子欲殺我翁以婿丁謂耶余不
畏死汝殺我翁我必殺汝送迪至衡州不離左右迪由是得全
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墨筆
記事為輕重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始中使迫迪上道通判鄆
州范諷輒留教日為至裝祖諷正辭子也初丁未与雷允恭叶

比專恣內扶太后同列无如之何太后嘗以上臥起俛令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群臣朝謂適在告馮極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及謂出同列陳其不可且語極等不即言迪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獄王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聞一日語同列口曾无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退朝當留曰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且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開之力自辨于簾前未退內侍捲簾曰相公誰与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不知所為以出癸亥輔臣會食資善堂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惟演踟躇及對承明殿與允恭交通因出請

示之又出凡恭嘗因謂曰前附允恭奏進方其迂易幾恭同議称此宗社之祖帝新即位丞誅失奏山陵事耳太命在中正言謂被先帝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草詞仍榜朝堂曉諭天下謂所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然矣姿險狡多陰謀得要不可測虽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為過也任中正弟兄俱降黜坐營救丁謂故也秋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戶叅軍諸子並勒停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辭綬請其故謂曰春秋无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虽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无將之戒旧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朝論快焉

謂初逐寇準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平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謂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崔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拒絕之間家僮謀欲報仇丞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十一月錢惟演罷為太保大節度知河陽謂逐寇準惟演有力焉序樞密直學士題名刊去準名曰逆準謂得罪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拯惡之因請出之

天聖元年九月癸卯始命準為衡州司馬準戊戌巳卒于雷州弗及知也其妻宋氏乞歸葬西京許之道出荆南公南縣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掛帟錢焚之踰月枯竹盡出笋衆因為立

廟号竹林寇公祠五年冬南郊肆赦中外以為丁謂將復遠侍御史陳揆上疏曰乱常肆逆雖小必誅左道怀姦有赦无赦丁謂因緣險佞竊執公台賄賂苞苴盈于私室威权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天術厭魅宮門易神寢龍崗異消王氣今禋祭辰祀渙汗推恩必慮潜輸琛貨私結要权假恩要衝異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还盧多遜曲事王潘卒无辜後請更下原赦上然之八年冬壬辰以丁謂為道州司戶叅軍始南郊肆赦中外謂必將內徙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刘隨言彼擅移子陵域將不利于君親只合取彼頭顱荐之郊廟殿中侍御史張錫言謂姦邪弄国罪當萬死寔无可憐由是止徙道州

景祐四年庚辰光州言秘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
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犹得用詐还 數年未必不復用天
下 非幸其死也天圣三年十二月 家寓洛陽當為書名克
人致于西京番守村 燁得書不敢私即

真宗平王均

西川李順平後人心未寧益州鈐轄符昭壽彦卿之子也驕

恣不親戎務有所裁決但令僕使傳道多集錦工織作織毫
所須輒配市人踰半年不給其直又縱部曲掠取之廣糴稻
麥敗即勒僧道備償僕使乘勢凌忽軍校其下皆怨知州石
諫議大夫牛冕寬弛無政時神衛軍戍成都者兩指揮都虞
侯王均及董福分主之福御衆整肅故所部優贍均好飲博
裝恣以給費

咸平二年十二月甲子冕與昭壽大閱于東郊蜀人喜遊觀
兩軍衣服鮮弊不等均所部皆慙憤出不遜言戊寅晦冕具
酒散犒其牙隊而昭壽無所設軍士益忿故趙延順等八人謀
作亂三年正月己卯有中使自峩眉山還京師昭壽戒馭吏

具鞍馬將出送之延順等乃悉解廐中馬韁使跳躍庭下陽
逐而繫之呼喧之際延順率其徒徑登聽事擊殺昭壽并其
二僕披甲伏軍取兵器冕聞變皆逃竄使張適同縋城出彭
漢州惟都巡檢劉紹榮冒刃格闕或欲奉為主紹榮罵曰我
燕人也北奔虜歸朝肯與汝同逆耶亟殺我；寧死義也延
順等也未敢加害都監王澤聞變召王均謂曰汝所部兵亂
盍自往招安延順執昭壽首未知所適忽見均至即率衆踴
躍奉均為主指揮使孫進不從命殺之餘兵及驍猛威武軍
悉合而亂紹榮縊死均僭号大蜀改元化順置官称帝設乘
輿以神衛小校張錯為謀主陷漢州牛冕等奔東川均攻綿

州不能克直趨劔閣知劔州秘書丞李士衡初聞寇作亂以州城難守焚倉庫運金帛東保劔門均至士衡與劔門都監裴臻逆擊敗之斬首十數級民之脅從者率多奔潰士衡揭棕昭降得數千人餘悉置麾下示以不疑均衆乏食瘦弊不敢由故道經陰平還成都時上北伐聞均反即以雷有終知益州李惠石晉李守倫並為川陝招安使帥步騎八千討之初知蜀州王懷忠聞成都亂時調鄉丁會兵進攻成都戰不數合懷忠兵勢不敵均致敗績王均復入成都二月懷忠檄諸州調軍民再攻之賊稍却賊黨三道來攻出官軍後懷忠分兵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雷有終等自漢川與張思均帥大衆進討王均開城偽為道狀有終等率兵逕入賊閉門發伏李惠死之有終等緣堞而墮獲免四月王均自昇仙橋來襲官軍有終大敗之殺千餘人初張詠聞冕代已曰非撫衆材既而果然八月乙卯王均自昇仙橋之敗徹橋塞門雷有終等以官軍至清遠江浮梁而過渡直抵橋下于北門之西奪舊草場因築壘焉依壕為土山分設鹿角造梯衝洞攻車攻具石普專主之高繼勳張照孫正薛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伉攻城西楊懷忠與巡檢馬貴攻城南賊衆趙延順尽駟亮黨以拒官軍既而延順中流矢死神衛軍使丁萬重代延順拋東城門接官軍又射殺之然每攻城則雨甚其城滑不能

上官軍及丁夫為洞屋攻城者賊又鑿地道出掩之多溺壕中死者千餘軍勢小衄賊大晏其兇黨歌吹之聲達于城外時方暑濕攻城之人多被疾有終市藥他州自和合療之詔復遣洛苑使入內副都知秦翰為兩路 賊招安使翰既至与有終計議于城北魚橋別築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鴈翅敵棚復洞車以進逼羅城賊亦設敵棚号喜相逢樓九月戊寅官軍焚其敵樓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固均起農夫慙懦無謀其偽宰相張鉷者性狡猾素習陰陽以營惑同惡先是均每日言大軍若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錯聞之即擇軍中子弟署寄班以防守均不令与人接于是

詔遣均子侄親族至城下招降官軍射箭門諭鉷得箭即令焚之均皆不知也王均多為藥箭射官軍中者必死雷有終募勇敢士穴城間道蒙毡乘燧而入悉焚其守具于東西北寨鼓噪攻城有終与石普分主二洞屋以進普已穴城暗門城門賊鑽戟擁路衆未敢進有二卒出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賊鋒稍靡遂克其城有終登樓下瞰賊猶以餘衆寨以天長觀前密設樂於文翁坊高繼勳曰轉運使馬亮願得稽秆油粃乃合衆執長戟巨斧乘炬以進悉焚之楊怀忠又焚其天長觀前寨追至太安門復敗焉前後殺賊三千餘人是夕二鼓均領餘衆出万里橋突圍而遁有終尚疑兇黨

潜伏遣人于街郭縱火詰朝與翰登樓門牙吏有受則署為
三司使者捕得立楼下乃積薪於旁厝火其上尽索男子魁
壯者令辨之曰某常受偽署某或不沒推究即命左右摔投
火中自辰至酉焚數百人頗為寬酷李繼昌戾戒部下無擾
民者獲婦女幼童置空寺中分兵守衛事平遣還其家冬十
月王均自成都突圍走渡合水尾由廣都畧陵榮趣富順監
所過脅軍民斷橋塞路焚倉而去雷有終先命楊怀忠領虎翼
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為援先是朝廷每歲孟冬朔詔
富順監具酒殺犒內屬蠻酋是日裁設具而均黨適至皆就食
烏將結筏渡江趨戎瀘蠻境聞怀忠追騎至甚易之均謂其黨

曰速降怀忠之衆令負袒以行怀忠距富順六七里地名楊
家市少憩烏賊衆在後者邀戰市側有高怀忠遣親信五騎
登厚覘賊怀忠語左右曰縱賊渡江後悔无及石侯將至當
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賊之衆散走有擊舟將渡江而
遁怀忠合彊弩射之溺者數艘怀忠張旌鳴鼓入城均方在
監署其黨多醉均窮蹙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首以詣怀忠
又獲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十餘人逆徒殲焉
怀忠旋軍出北門石普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于北市辛
亥雷有終遣寄班供奉官楊崇勳馳奏益州平賜以錦袍銀
帶器帛崇勳薊人也乙丑雷有終言王均伏誅德音赦川峽

路死罪囚以有終為保留後秦翰等九人並遷秩上官正典
石普不計人心恐生變為曉譬和解之正尋移疾歸東川故賞
弗及是終也楊懷忠之功居最為普所掩上微聞之遣使按
視戰所盡得其狀既而懷忠秩滿受代歸闕復自供備庫副
使擢崇儀使領恩州刺史